

囊雲文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求囊雲先生詩文集未得今得之於馮君孟顛所
蓋煙嶼樓藏本也所謂奇巒怪石甍柏獐藤一段蒼煙
冷人肌骨者是也今先刻其文二卷補遺一卷先生之
詩或一歲中存一首文則一歲所存又不逮嘗言果足
傳祇此數篇猶多故留遺者僅矣李杲堂謂先生讀書
不附傳疏爲制義不附主司於士類不附品目爲吏不
附上官不附鄉大老出處大節不附一世及遞於釋門
不附釋門文章不附諸大家避世不附同隱杲堂九不

囊雲文集序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附之言徵諸其文而益信然則先生固特立獨行士也
其題范香國史評曰舉已往人已往之是非而非是之
當吾說者既隔世而無知又其事過時而不復此言之
無用者然聽者便其言之無與己而樂道焉久或反有
感而卒以自新其論詩曰詩不盡於字句處亦不盡於
無字句處凡天地閒之所有將無一不可作詩解而詩
亦無一不可作天地閒之所有解矣此又先生立言意
也夫有人有心而智數出焉無人無心而至誠出焉不
讀陰符不足以知先生之文不讀老子更不足以知先

生之文也先生浸潤百家不事耳目之所可到獨淵微
靈迴按之非無執之不右者躍然紙上埏埴以爲器當
其無有器之用可概其生平矣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其
孤峻非其志之所暨乎因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二
月後學張壽鏞

鄞縣志本傳

周齊曾字思沂一字唯一號囊雲薇四世孫續音舊傳曾祖

柔臨淮典史周天行撰行略祖煬江陰巡檢有盜出入野廟中

蹤跡祕莫之測煬按得狀乃火其廟併數園之木斬之

盜無從匿不捕自逖四鄉獲安齊曾撰王父傳齊曾少就傅嘗

終日不聞吟唔聲或疑讀何書竊窺之則南華楞嚴二

經也續音舊傳爲文擺落華藻自抒所得李鄴嗣撰囊雲集序崇禎九

年鄉試齊曾文已爲司理李化熙所置黃端伯時同爲

房考從落卷中拭之遂舉於鄉十六年會試房考吳麟

囊雲集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徵得其卷大異之登進士知順德縣首減征繕以國有

常賦復有息耗民何以堪除各項應派餘悉蠲之行邑

壤鄰香山多沙田奸民通勢要每候秋成肆攘奪不可

問民積苦之齊曾廉知按部行擒泊訊實卽麾鄉正縛

而投之水有以牘爲請緩者不視取牘置其身並投之

奸宄始凜凜畏法民歡呼爲周青天順德縣志齊曾以邑中

多盜皆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其利易

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黃宗羲撰墓志其

初置義田也貸貲於富豪限年以租入十五給耕者十

二償富家十三備賑不數年而貲可盡償田可日增沿海故有椿閘之設以備警齊曾謂我能設賊亦能毀且

卽不盡毀而所設亦易折不如仿西北弓箭屯堡之制

募鄉勇爲捍禦則官軍可損大吏是之行乃立屯堡嚴

訓練盡捕得其桀魁置之辟境內肅然聞攝香山縣故

相黃士俊○案南天痕作舊輔何吾騶互異家居蓄無賴以害民齊曾

捕其窘之甚者置獄士俊大怒會兩京陷閩中立君士

俊復爲揆輔思去之有黎人欲渡海入葬內地巡按許

之齊曾以爲狼子野心不宜令通內地力持不可巡按

靈芝集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恨之乃以士俊揭頒縣齊曾卽日以所佩印交之太

守不許交之監司不許乃徑至行省交之撫臣部民聞

齊曾棄官去浮海乞畱者數萬城中疑爲寇至閉門拒

之齊曾竟乘夜潛出買舟亟行在道中聞吳麟徵黃端

伯兩房師皆死國難痛哭以不得從之爲恨歸至浙東

則百城內附嶺者舊傳遂遁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豕曰

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薤有露可以無泪惟烏石依依

可以無弔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黨性

耐勞苦南天痕凡耕田治圃伐薪汲泉皆躬親焉曹志又搜

奇木爲養和竹根爲爐手自削製

南天痕

暇則戴草笠

芒屨荷杖擔囊與山農野叟徜徉於青松白石閒裏足

不入城市

曹志

同年生王爾祿爲海道求見之不可得以

茶餽之謝以詩而不往也以書招之

續者舊傳

答曰齊曾自

鬚髮緣盡便趁雲巒覓路回首江城覺咫尺千萬里數

年來遼陽鶴或從魂夢中一歸今且夢亦不知何往矣

夫人固有不可一世而固自矯矯以傲流俗者齊曾自

分非其儔也但居民上而莅茲土者刻視亡國臣雖編

戶僕隸不如而又誅求無已富而無以固其有餘貧而

靈輿文集傳

一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無以守其不足出門叢棘何處側身是宜山深耳兼之

齊曾皆竄寡狀昔爲東粵下吏不能違一邑心以事鄉

大老幾中含沙解組而遯夫不易其性後焉保不蹶之

如前苟不深自衡審輕圖一用恐鳧沒鷺浮奚止無補

於時而且慮仍以覆轍滋罪緣是皈依空王以釋子自

度學木槁灰死雖在地上如隔地下卽母妻瓜葛年兄

弟之異姓而骨肉者同一塊土不見顏色五易星霜倘

一旦出而趨承左右能不羣起而疑之故君子在望小

人方歌樂只頌父母齊曾豈不渴深瞻拜乃卒躊躇而

止正不欲使君子之側有此可疑之人以溷天下之是非不止慮爲數行北山文笑也況世外人家雖在而置之若無身雖存而等之若亡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已足了未盡之年此外復何有所覘伏翼執事覽其覩縷而納其芹曝幸甚齊曾栖霞蹤跡朝不知暮宿所從此勿再以八行通候問也囊雲文集終不至曹志或以巡撫意招之且動以禍福答曰所欠惟一死無他求也所親謀強之入城至郊南欲自投於水其孤峻如此續晉書傳隱居凡二十餘年辛亥卒年六十九南天痕停櫬在堂順德舊民

續文集傳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黃端振梁心恆年俱七八十歲裹足數千里至寧波聞

齊曾歿撫棺哀慟如哭私親略行齊曾所著詩古文詞高

清曠逸絕去煙火曹志閒圖山水筆意亦出塵外鄉人欽

其高風私謚曰貞靖先生同時胡傳字麟翼與父一柱

皆以能詩名傳晚年從齊曾遊聞志齊曾束茅山中傳常

往來其間佛鐙魚鼓時與共云續者舊傳

序

自國難以後凡遺臣世胄逃之乾竺氏者蓋多有之余
所得遊其閒者有五人焉瑞安法幢姚江道嚴龍泉西
炤新安可立及同里囊雲皆不忍降辱一時潔身淨土
皦然不欺其志然亦各有異焉法幢先子同年也丁卯
計偕之役與先子同舟時已殫心宗乘深有悟入道嚴
當未爲吾邑廣文時已皈依密老皆於佛有夙根一旦
棄絕人間寄其孤憤而適以了其素志西炤郭公維經
子可立金公聲子皆痛其先人爲國碎身計不旋踵斬

蓮華文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一往而余與遊時已嗒然兀然壹意放倒剝竿矣囊
雲自捷南宮宰名城初無定慧淨業之緣旣已爲僧又
無付囑開堂之想雖絕足城闔而時與故人同志詩筒
往來及當事書疏直述己志開陳大義凜凜乎不自禁
而時有以未盡爲僧之道議之者噫是烏足以知公哉
夫佛之爲道也視大地山河俱屬空諦以夢幻泡影觀
諸其身人止知以是爲佛而不知此公之所不忍出諸
世也其託於佛也正重視此爲人臣子之身正重視此
故國之大地山河也其視溷跡斯世者正所謂輕其身

於夢幻泡影輕大地山河於一覩也反人之所論於佛者以託於佛是則公之所託於佛者已矣余昔爲祭公之文所以論公者頗悉有曰公之草鞋破衲非佛祖所得而有也公之暮鼓晨鐘非法輪所得而轉也噫豈不悲乎雖然又安得謂公非佛也哉余又嘗及海岸黃夫子之門矣其生平道力爲何如者究竟以刀山爲道場知黃公深於佛而不了其身於佛斯知公初未嘗識佛而能付其身於佛也非黃公所謂覲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者乎余之論公如此所以論佛者亦盡諸此矣所

云數公者道嚴尙時相往還請以斯言質之隱學高宇

泰撰

序

周貞靖先生齊曾字唯一癸未進士除廣州順德令自解官歸里丙戌後入山爲沙門人稱曰囊雲大師其沒也里中屬余諡爲貞靖先生不使淪於沙門也先生生平出處大節及他言行著作俱岸然無所附自爲童子時讀論語孟子治本經俱不喜兼集註悉大書正文默解其義是其少讀書也蓋不附傳疏諸生競爲揣摩場屋之文期於合時獨先生盡擺落華藻自書所得適得舉於鄉會試吳磊齋先生奇其卷判曰自成一解遂得

藥考文集序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進士是其爲制義也蓋不附主司當先生時三吳諸名士競尙標榜凡經朔論盡參上流先生獨漠然無所向是其於士類中蓋不附品目其爲順德令治行第一當時使攝香山香山時爲上相里先生與相忤卽日解組當事留之不得是其爲吏也蓋不附上官不附鄉大老會稽行朝失守浙河以東士大夫率俱出上謁郡縣通往來先生獨以爲不可盡薙髮入山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同年生有爲郡觀察招以書先生謝不往且曰孤雲去來朝不知暮宿所從此無更費八行是其出處大

節蓋不附一世先生家居每一匠者入門卽審視其法
自做造所用器輒能善其事及於盤谷構山房束竹覆
茅盡出己手得懸崖一奇木製爲養和日坐臥其閒拾
燒餘以爲爐狀絕古先生復能受勞苦其入山當由一
溪水常沒踝以上先生謂過溪若須筏卽須竹須舟卽
須板須篙須梁卽須編柴卽待負亦須人不如用吾脛
吾脛自善涉嘗與諸禪人涉俱不脫芒履先生謂沙石
齒齒芒履質柔不及吾足板竟跣而涉吾友萬悔菴先
生嘗訪先生山中先生爲設麪下以齏汁麥甚粗悔菴
食之盡先生笑曰此吾上客供也悔菴歸與吾輩太息
數日時諸公迹跡沙門率受諸釋老衣拂椎鼓上堂稱
其法嗣先生獨不肯雪竇石老人其欲傳先生蓋久矣
然微聞先生時一歸村居仍入彥倫之室遂得止是其
遜於釋門也蓋不附釋門先生閒爲詩古文詞方寸湛
然未嘗有所擬議故其下筆能刊削一切單言片句不
蹈前人是其爲文章蓋不附諸大家作者黎洲黃先生
以先生與會稽余若水合銘兩先生風格並高未嘗相
往來先生謂自凜其身耳吾耕不須耦者吾負不須戴

者是其避世也蓋不附同隱先生嘗稱余詩余自得論
交嘗作詩贈先生爲同黨所傳初未致之山中也先生
既沒余謚之諸子請余爲先生立傳序其遺詩余笑謂
序先生集大不易然余文或先生所善也蓋先生固嘗
知余非附先生者同里後學李鄴嗣頓首纂

序

唯師嘗與余語及古人詩文無論通篇不肯苟且卽首
句末句亦不肯輕放便包蓄許多蘊藉其勝人處有不
事綰合窠臼或倒結或反結自成原委又有不綴一語
借人口吻作自己參詳又有籠統議論末後略概生平
數語遂成一案此皆古人苦心妙手不可告人惟後人
領會自得故師之所作刻求其似嘗有形若遺神若棄
心若屈稿終日不成一句乃駁雲穿隙隙須臾之間洞開
天朗若盡大地皆尺幅中物及吮筆腐毫盛氣俱下仍
覺故紙不著一墨汁久之而轉掉微息遞故遞新屢易
屢更塗抹殆盡覺前此所云不知何若并未有所云之
前又不知何若故其手訂遺稿或一歲中止存詩一首
文則一歲中所存又不逮矣嘗言如果足傳只此數篇
尤多如其不爾雖多奚益所以讀其詩與文者僉謂奇
巖怪石麤柏瘿藤一段蒼煙冷人肌骨殊不知鎔金爲
液燒汞成丹其中人心醉者非彷彿所能喻也至晚年
操觚數行下沖融蕭散不爲少見創出如同夙構蓋智
爾精者其神彌遠幽奇之極化爲平淡卽筆墨亦無所

用矣昔人整襟危坐三畫其像而三不肖及其解衣磅礴一畫而神理躍然候之所通得無類是若夫證心慧業語涉圓通此自其祝髮後得力於再來者居多要之借彼醍醐示人津筏亦寓意之一二耳後有識者自能辯之甲寅長至後一日棲煙元初題於秋巖書屋

襄雲文集目錄

卷一

論

至誠與天地同久論

書

與念尼王兵憲書

附復書

序

壽顯之孫親翁序

贈邵得魯母夫人六十序

襄雲文集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贈王水功母胡夫人八十序

寶嚴詩序

雪竇誌序

天井鏡宗禪師語錄序

墓誌銘

明誥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諡忠節磊齋吳

夫子墓誌銘

大司馬上蔡邵公墓誌銘

題跋

范香國史評題辭

長如弟四課次韻題辭

包惕三詩題辭

題敬可兄手書詩韻

書于石詩稿後

書王水功述客問答失先大人茗翁遺像說後

書不爲高祖東藩府君乞傳乞誌銘乞入鄉賢

祠

跋董太史章吾公與新塘周公札後

囊委集 目錄

一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

木爐說

夢說

卷二

記

囊雲記

囊雲案記

雲樹記

聽法華記

記游姜山語

游烏峯記

記過蛟川舟次語

石蓮採茗記

瘡臥記

隱潭詩記

蘭影記

初入薦峯紀事

三上薦峯紀事

藝文集目錄

銘

囊雲髮冢銘

引

採芝小引

傳

外祖父母無事傳

母舅傳

王父一事傳

先子玄水府君小傳

附立之叔氏題先子傳小序

東臯叔祖傳

黔思南二千石德林叔氏後傳

世臣叔小傳

四叔傳

楚英邱先生傳略

明處士董非能先生傳

莊母傳

聞母葉夫人小傳

補遺

護雲文集

目錄

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始可與言序

始可與言又序

始可與言古語序

始可與言古諺序

始可與言詩序

始可與言樂府古詞序

始可與言古詩序

始可與言唐詩序

壽汝翼二叔六旬序

從叔紫雲先生暨配全孺人墓誌銘
明殉節江都令雪松從姪傳

紫雲文集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囊雲文集卷一

明鄞 周齊曾唯一著

至誠與天地同久論

癸未會墨

論曰道不任人不任心人心者有所凝焉而神行有所動焉而氣至道固惡所有也以爲未免二之爲累也故貴乎自然而猶以自然者有時而不然蓋自雖不人人心而不離乎自名又未免一之爲累也唯無自而然則無二亦無一庶幾無人無心而非道卽人卽心亦無非道謂天下以人存以心存可也何也非猶是人之人

囊雲文集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之心也是故邵子之言曰智數有時而窮又曰唯至誠與天地同久正謂有人有心而智數出焉無人無心而至誠出焉天地之所以不息其爲物不二至誠亦不二也不二之爲言非一亦非不一非不一亦非一若云一猶之有天而無地有地而無天天地孤而無後若云不一猶之天之外又有天地之外又有地天地紛而不理故一以有盡而窮不一以無盡而窮卽云二則非一非不二矣而分而不合猶之天自爲天而不通乎地地自爲地而不通乎天有施而孰生有生而孰施是又窮

也不二則二而一一而二積之不止於十而不見其多積之卽止於十而不見其少所以河圖十以外無數也通一三五七九而十五藏焉通二四六八十而三十藏焉通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藏焉以至一期之數萬物之數五行之生成變化鬼而神神而鬼藏焉觀乎木衰於生火故水尅火所以篤吾子也土爲木尅故金尅木子復母讐也火忌水故尅金伐其母以制吾讐也土尅水而受尅於木讐彼所自出者亦被讐於彼之子也要唯不二故生不妨尅尅不妨生無恩之恩不窮於恩無怨之怨不窮於怨不則生者或以爲恩尅者或以爲怨或尅而反以爲恩生而反以爲怨或怨始而恩終恩始而怨終天下之禍敗未必出於恩怨之不明多以恩怨之太明而不保終日者此必然之勢也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無心者心不必如人之之彼之此而已入於物之中心不二也故又曰天心無改移無改移者歷乎前之七日後之七日動而若不動凝而無所凝不二之所以不息也或謂以堯之聖而有水害以湯之聖而有旱患豈兩聖人誠有未至哉蓋天下多不若於兩聖人者

在兩聖人處此必不忍大爲之懲則至誠窮矣天地乃借水火以震之使天下惕然如警然後聖人用其誠以挽水火之怒而殺其勢而登斯民於衽席庶幾聖人不窮於仁天地不窮於忍上有至誠而天下或不無災患之類仍者必此一方之罪淨於人至誠不加刑而天地刑之刑之而猶不知歸過於己而歸責於在上之一人又何怪乎災患之類仍耶然五行一也何獨水火能用害以爲利或謂水火動而不魄是又神於不二者也故尤善於變變而化化不同乎金木土之質而不動者也

焉知火之過旺者由木之過生也水不用尅耳水之不用尅者功一於生木以助火也水之過旺者由金之過生也土不用尅耳土之不用尅者功一於生金以助水也五行何嘗不相爲用特水火以陽用木金土以陰用陽可見而陰不可見耳不可見者是又不二之不測者也抑又有說焉至誠與天地同豈有不與人同者而同人何獨以天火稱蓋無心不成人無火不成心無天則陽氣墜而莫能發其焰則火又不成又火出於天而後成無心之心以成無人之人故合天火爲同人火被尅

於水則訟訟其不同也訟其二也至於地火何以謂之明夷火之所以不息者得土以藏其光也薪盡而火傳然後明出地上而爲晉漸升於天而爲大明誠則明明則動觀乎雷風之爲恆夫又何疑至誠之不久

房師吳評

自成一解

又評

一氣開闔朗朗如百間屋

與念尼王兵憲書

藝文彙編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自鬚髮緣盡便趁雲巒覓路縱適墮盲人極西鷲嶺
卽在面前未必卽到僅同羊比丘乞食回首江城覺咫尺
千萬里數年來遼陽鶴或從魂夢中一歸耳今且夢
亦不知何往矣夫人固有不可一世而故自矯矯以傲
流俗者曾自分非其儔也但居民上而莅茲土者刻視
亡國臣雖編戶僕隸不如而又誅求無已富而無以固
其有餘貧併無以守其不足出門叢棘何處側身是宜
山深又曾告窳窳狀昔爲東粵下邑吏不能違一邑心
以心一二鄉大老幾中含沙解組而遯夫不易其性乎

後焉保不蹶之如前苟不深自衡審輕圖一用恐晷沒
鷲浮奚止無補於時而且慮仍以覆轍滋罪緣是皈依
空王以釋子自度曾殆無可自異不欲異人而迫於人
之不相寬假束於己之無具以與世爲緣故依傍雪山
老子學木槁灰死今甬東一隅野無寧土何處更有古
桃源小成都一隙地雖衲子幾束茅瓢非愁與劫火俱
燼卽與一夕歷陽城化爲巨浸矣幸天不絕意此一方
得借年祖臺爲海國長城頃聞所以治文者矣則文之
聞所以治武者矣則武之聞所以治民者矣則民之聞

所以治紳衿者矣則紳之衿之一一如其事則事自無
不事一一如其人則人自無不人卽曾之得安坐一息
團蒲者賴有此現前肉身菩薩也乃曾猶從像法中別
事土塑木刻丈六身無乃愚且癡甚蓋久與世違之人
雖在地上如隔地下卽母妻瓜葛年兄弟之異姓而骨
肉者同一塊土不見顏色五易星霜倘一旦出而趨承
左右能不羣起而疑之且必見罪於母妻瓜葛年兄弟
之異姓而骨肉者故君子在望小人方歌樂只頌父母
曾豈不渴深瞻拜乃卒躊躇而止正不欲使君子之側

有此可疑之人以溷天下之是非不止慮爲數行北山
文見笑也況世外人家雖在而置之已無身雖存而等
之若亡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已足了未盡之年此外復
何少有所冀而禿而山深者尙向年譜中求生色耶夫
以迹與者猶之火因膏因薪故易滅以神與者猶之水
析之而仍合故可久又因地制流不以自爲性隨所高
下曲直而成就之使足乎其量而又不至於憤盈故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年祖臺能爲水不以不近情疑
曾則不相近而近不相合而合易曰或出或處同心斷

金此之謂也雖然身可不近不合而心不能無所言將
以近之合之伏冀台慈覽其覩縷而納其芹曝幸甚幸
甚曾煙霞蹤跡朝不知暮宿所從此不及再以八行通
候問身與雲俱來身與雲俱去唯心爲年祖臺有無去
也無來也年祖臺亦可勿膠固於形骸粗迹心與雲俱
來心與雲俱去獨身則不必爲曾有無去也無來也則
天下之服年祖臺者奚止以入人也以德容人也以量
當更以照人也以肝膽腑臟將使徒有耳目手足者不
知所以自用矣狂言無似曷勝冰淵

附復書

寒幃入夢定磬幽發披省教言家國身世之閒可謂
聲淚交盡使弟踧踖瞻顧於物緣膠轕之日所不如
通謁請情歸心白象法界者亦無幾也弟憶與菩薩
前身束縛文字謬受人採讀詩至板蕩奄踰一紀獨
不使黃冠草履流浪事外一蹈此路哀樂遂多吾轉
逢也江淮楚越蓬之心若猶不自止也中散遺身康
樂玩物弟卽持高概偕二子者游亦復有待之風不
能宇紫天而池瀛海亦明矣況其委頓簪紱之場悲

藝文集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墨是非之域哉伏念老年翁西流一水潺湲塵耳矣
將此因緣不絕震旦假明賢繼斯土試之以羊腸鳥
道之險銀山鐵壁之事歌哭俱冥舟輶都絕然後得
大智度耳豈其無可如何而返於須彌故宇乃曰吾
以全吾跡也哉東越山靈奧窟擬寶處恆長遂託寂
遊近乃紛構文簿沓籍戈戟矣憂勞排玉色思慮銷
精神如義淨所云大唐求法諸人蓋視弟今日孤蹤
略同矣而道或日非其何政治之有昔懷一能化滄
江之漁捨網作禮此邦腥鮮毒霧老年翁獨無意耶

其以芻尼片衣惠示法眾卽弟且蔭洪雲瞻言之餘
遽有薪鐙之望空存赤斧之吟行復自顧能前祓所
有從法王子於彼岸恐非本來則累土滋危其復高
睨大談斷膏藤之餘根與萬物而遷移吾猶惡其佻
巧不由情實若佇倚鸞鷺愁雨橫注答衡陽之釋奉
隱侯之辨則弟日以俟之金繩妙界何獨遺予抑弟
將厚有覲於大君子幸委聽焉夫樹之能聳者以感
風也壑之響盪者以感歎也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竊已踧踖瞻顧於老年翁所以感弟而弟應矣猶奉

持所應以感同心而傲岸松石投音而若忘是吾道
不當問上德之鄰而斯事義趾無待鬱茂於戶外也
波逐如故疑嶺恆披敢縷布其悃幅者冀一聞五蓋
三幡之論攝無遺有之談於法座也化龍之鉢猶在
疊衣之石如新無緣躬趨情詞并囁因札復札紙墨
遂冗不腆一儀附以小刻伏望垂鑒臨書徒倚

壽顯之孫親翁五十序

自余不復爲鬚髮中人與世日隔親知如不相識矣何
論從無一面者豈若不余與蓋余固不足爲若與也若

鬢髻眉目頂上數莖毛動能語而余禿無一存則不
類若冠服衣履有聲色足奪人而余束身裹足多年敝
活則不類若出入冠蓋爲當事盼睐而余唯一二離家
袂活對木石煙霜雲月冰雪中絕無煖氣則不類何疑
乎不杞而日隔也今親翁聞不類如余而耳有余見
不類如余而目有余余有子翁有半子不以不類嫌許
瓜葛翁且心有余也以視若日隔不相與而或無一面
或爲親知者何如也於一時人所不有乎心不有乎目
甚之不有乎耳者違眾而獨與爲親是翁亦不若類也

雖余披緇著草履儼然僧翁依然俗余經行坐臥時在
萬峯頭翁城市翁且不余類也然不以不類不耳目余
復心有余不至不相與而日隔蓋有相視而笑者矣余
因借幾筆絹上墨爲翁五旬壽筆穎也墨煙而已是無
鬚髮人之所以壽翁者併不觴祝類也雖然烏乎不類
指有短長俱指也

贈邵得魯母夫人六十序

自余與雲坐臥羣峯頂雲以外所見無非山深人也但
未必皆山心人故非山深人余不知卽山深人亦不知

也然則非山深而山心者誰是余之所知也無如其必不欲稍耳目於人余何從見之卽見何從數數相晤面還對山雲歎孤寂已耳雪竇汪家村去囊雲三二十里無多隔邵子得魯氏往來其閒者六七載以彼其地邇歲月久宜得見乃從不一識面邵子何如人今于辰冬十有一月爲其母王夫人六秩自念不能以文成其身猶欲以文事其母曰身將隱矣小人有母非文弗著余適別雲家居道里相去不止三二十里不憚重趼乞余一言余始得一識邵子夫六七年不可得見一旦因其

母不惜遠道相見余邵子何如人世有一時之人自有一時之文余人以時廢文亦以人廢不過借山雲中恍惚萬狀變幻於流泉木石閒者卽此當余廢文別無廢人之文邵子乃舍當世名文人而取諸余不惜一見余邵子何如人進顯之榮人也誰肯無故而灰心焉在婦人女子猶甚故雖賢如陶母尙不免以此截髮爲子篤友好今王夫人年旣衰耄有子堪博通貴聽其六七載爲山深人家業日就淪落不問也然則今日之邵子唯夫人成之夫人知之耳然則知其子成其子者卽今日

之所以爲夫人矣以六七年咫尺不得見今得見而知其人併可不見而知其母是邵子自有以著其母也卽此是天下之至文更何藉一言於不文之余夫人欲以文隱爲隱人母邵子克隱於文爲隱母子彼母子間相得之深又何如者余自不庸別爲夫人言也且余舌不及邵子直自以其身言其所爲心以其心言其所爲夫也余舌併不及邵子以其舌言其所爲夫人以其言夫人者言其所爲心也邵子告我曰吾母生長長安佳麗地性不與習遷以操作機杼襄翁讀吾父罷春官歸卜築東郊代部署諸傭規榘材木工遜弗如吾父好客嘗晤談忘昕夕則治壺觴供豐約必稱情才賢之下榻吾兄弟者時出所儲佐子婦之不逮吾兄弟就吾父問業論說每達丙夜則從爐寒灰冷閒一鐙相守不少倦自奉日不滿十錢一裙數積歲緝緝紉綴無完所嫁時綺縠衣飾襪而置之專售以持門戶吾父歿子若孫爲諸母與吾母出者未婚娶則殫心力畢其事又嚴於所出寬於不已出使諸子女婦衣履冠服必潔必齊出入里門人幾不知其爲異母也者甲申國變後剗心事佛

日課金剛普門品能以己意發明釋氏旨其所鬱鬱若不堪者唯慮吾兄弟於文不能有成吾父逝早無與卒業除面西聖禮誦之餘血嘗泫然此外不知也夫邵子之母非他人母之只於如是也固有深於此者而言之止於此蓋曰母之所以爲母如是而已庶幾人或忽乎母之不止於如是也有所甚異而姑概之以不甚異有所不欲言而姑晦之以其所言邵子何心吾知邵子胸中所有無非溪雲嶺雪孤峯怪石凡山中所不無何者爲邵子胸中所不有者止山以外人與夫山深而無山心者耳此則邵子之心也所以心乎夫人爲文隱子使夫人爲文隱母者也余縱不庸別爲夫人言所不能不爲邵子言者則以邵子別有所不言庶幾卽此言之而邵子著其爲夫人也亦著然則余之舌卽邵子之身也心也不敢質諸山以外人併不敢質諸山人而無山心者敢以質諸山雲山雲以爲然否

贈王水功母胡夫人八十序

昔衰周之季道與時違孔子飯疏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顏子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竊以大聖大賢

避世不見是而無悶其素也何憂違之際如其行之之樂是豈無故而孔子顏子不以告語於人人亦幾無從尋其樂處然滔滔者天下皆是矣卽及門之多至三千有餘更無一人焉同我以隱彼近卽在門牆之內如其在一鄉一國以至於天下而後得之非偶然可幾倖者不覺其樂至於斯向使孔子無顏子顏子無孔子雖無無所樂未必如是之甚矣今水功王子自丙戌來賤無以加而貧日進屈辱困躓靡不至歡然視之如無有其母胡夫人從其子流離竄處往返頓路餒凍相逼而且

常勉諸子以俟命又慰之曰吾力尙可老無以吾爲意殆若不勝怡然者是夫人與王子亦各自有所樂矣夫途處其窮事際其艱勢居其側所不至如人之不堪其憂已屬難爲烏乎樂蓋夫人之欲其子之晦之甚於子之欲晦其身以晦其母夫人無心以子爲心而子克以母隱王子之欲其母之晦之甚於母之欲晦其身以晦其子王子無心以母爲心而母克以子隱此求之於鄉於國於天下而不可必得者不意不出一家母子之間其歡欣愉悅誠不自知不自已耳自先王之教不明古

今興亡出處之大在黨庠塾序尙闕略不講閭閻中人
益無論矣故易於眾爲通人難於獨爲隱人雖有所謂
孔顏之樂父不以之詔子兄不以之教弟當時一大聖
一大賢所以樂之之故不特無有會者并無有問之者
矣而夫人乃能爲隱母以成王子之爲隱人卽母子以
續師弟之樂於歌千百載上道雖不行無時不在天地
閒矣余唯有遙向萬峯頂合十八旬老母復系以詩雖
則孤雲石上閒青山今亦塵如鷺能隱何妨城市頭但
以一貧存吾故笑我老矣遠山居豈唯忘卻城中路不
說母今年八旬開落巖花知幾度昨日山雲偶出山山
心卽託雲來晤未審雲見城中人也會爲母作何句

寶巖詩序

去冬閒寶巖看梅約雖不余及然約而走寶巖與寶巖
梅晤晤必詩詩必遠寄囊雲將謂余猶之往也因作閒
約看梅詩云梅花亦何幸乃得伊人期自是看梅人不
異梅花枝人花偶然湊定有偶然詩緘之應寄我香玉
冷鬢眉何殊行與去花寺相追隨今春且半月忘之矣
寶巖詩從殘雪中忽至見詩如見寶巖梅如見寶巖看

梅人誰謂囊雲不卽是竇嚴且此竇嚴詩誰謂不卽是囊雲山頭人作事固有不俟足目至已入身其中不必出自己手已滿紙淋漓欲絕者第不知前日過竇嚴人亦如過囊雲見余聞約看梅詩亦如見雲如見余否

雪竇誌序

雪竇自通祖而下不一代不一人何獨無一字誌豈以誌文字也非別傳之旨歟當年初祖得得一翻往返誰便說自西而東道上點點腳迹不是文彩已彰則夫無一字誌不特鈍置入夢名山抑亦鈍置初祖太煞矣今

囊雲文集卷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老人以一條拄杖子向荒煙灰燼中重新揭露因得首座師山公披拾遺蹟書記師道公復廣搜括雪竇誌始出一處此誌一處雪竇在在誌在在雪竇使人親到雪竇可從不一到亦可是兩師直以筆尖點墨度盡一世也然誌此不易讀此亦不易須會得兩師筆尖直是石老人一條拄杖子筆尖點墨直是拄杖一下卓併會得老人拄杖頭非拄杖頭一下卓非卓纔知誌非誌雪竇亦非雪竇許具一隻眼許讀一部雪竇誌

天井鏡宗禪師語錄序

初祖九年面壁未嘗一開口與石默默耳卻通壁皆祖
片片青碧中有西來人影迹誰謂度世必須語言所以
西去棺空只留隻履須知此履幾莖草從祖腳頭腳底
經過如蘸水楊枝全體皆靈便是一部無字語錄不須
筆不須楮墨不須印板人人一顧腳下卽是者也西遊
記三藏取經天竺迦葉索東土人事不得因以無字藏
經與之此雖作者戲論不知真經本無字安在無字不
成語錄惜當時只重衣鉢不重隻履耳今千餘年來熊
耳山頭一隻履不特無人知價抑且不知履是何物矣

靈雲集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天井鏡師語錄字字句句有西來人腳迹有西來人
踏過多多山河大地在裏許此語錄乃一隻有字履也
欲識隻履止看天井一部語錄是但不作一隻有字履
看去則錯竟作一隻有字履看去亦錯且道如何得不
錯問之鏡師鏡師不言余無鬚髮是真僧是假假固不
知所以言卽無鬚髮是假僧是真真亦不知所以言卽
無假無真無所爲無鬚髮無非鬚髮無所爲是僧不是
僧益不知所以言

明誥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諡忠節嘉齋居士

子墓誌銘

憶在癸未人幸得第曾獨幸得師乃師死君曾不肖猶
視息到今師何不幸不得弟熟謂曾忠節門下士雖心
有言筆有舌將爲夫子致詳其生平又何取不臣不弟
者片紙字辱及下地然天下後世見忠節壘壘一抔土
不過曰此與君不獨生者也其當年具與識能挽國事
於將亡在我可不至死也人或未必知知其可不至死
以卒至於死使天下後世恨恨於死之不無其故庶荒
煙衰草下苦於無可告語者不告語而自白曾卽不敢

藝文集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稱述備美辱夫子生平烏得不於所爲忠節濡淚作墨
汁草數語誌曰夫子諱麟徵字聖生號磊齋先世居天
台明興詔城澉浦移右姓實其地有申己公忠者應募
遂爲海鹽吳氏數傳至介公容爲五世祖容生翠峯公
崑崑生仰峯公芸芸生四子長晴溪公霽霽生蕭縣公
之英司寇公中偉吳氏始著季達泉公夔生巨源公中
任中任生二子長中丞公麟瑞夫子其次也幼好讀古
人書長事古人行當冬月單襦雪覆牀几以手溫膝繞
屋周走唯與古人耐一夕冷故其爲文不類今時詹詹

者言王子爲郡博士弟子員同中丞公登戊午賢書後
中丞公成壬戌進士出李建武建武稱刑平將滿秩以
外艱去服闋補莆陽莆陽稱刑平又三年方天子召前
後兩職司李奏最不自今日也胡遲之歲遲之再遲入
闕授吏垣白壬申至癸未凡十有二年矣中閭里處者
強半三人省掖不過五載當天下多故籌深未雨先事
入告疏不知幾數十上其尤切一時緩急莫過策應關
門申飭通津寬卹商民呼吸挽輸及時除勦登青寇盜
簡暇州邑城守又請整飭畱都頓宿重兵爲京師援授

詔南司馬節制江南閩吏灌輸財賦號召吳楚智勇謀
略士表裏六師又關外八城陷寧遠孤軍援應久隔撫
鎮臣請內徙以壯關門舉頭僉云不可夫子獨謂徙之
便議上詔與宰相司馬酌終日夕不決夫子再疏關外
九城隔絕寧遠懸關二百里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無
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
心是棄天下也益不可且鎮臣□□忠勇材也寇旦
夕必發秦晉若使捍禦京師一舉兩得幸甚委之敵人
此皆確係安危至計凡有臣心所當一一痛哭涕陳其

便用之不待再計決者無如列天子內廷不得一行其言曾不如兩郡李猶得振此一方民也於是居其位不可屢疏求去求任外請上印綬東身司隸以塞重責俱不獲請合朝詣冢宰門爭言宜循例推太常冢宰兩疏推終不允夫子去益決忽秦盜掠盡關中河外地晉中丞死之在廷諸臣懼各自引去幾空署有速夫子去者夫子曰今非歸臥時矣諸公比比去愧不能救止之況褻裘共逐乎迂拙唯致命遂志足下姑徐徐行視吾骸齒所在又有勸謁相君求晉南秩去者夫子曰匹夫

漢書卷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定交杵曰猶不負叩門之急某侍言帷幄有年得一旦臨事委遁耶身可死宰相必不可私謁當是時卽太常卽行其言不去太常不行其言不去夫子之不去更決於去迨新輔當國首推夫子太常之命始下併發前徙寧遠疏詔撫鎮臣援時甲申三月七之日矣三輔已潰督師敗衄寇百餘萬眾止隔都城一雉堞粉寧遠數百里遙何由呼吸至曲突不徙并鮮焦爛可恃無恐嗟乎於人情事勢所萬難頃刻支者雖合力圖無濟也而欲倚一臂於太常晚矣晚矣然猶不辭竭心力倉卒中

道上諸議又無一行不得已唯親桴鼓衝鎬石與僕夫
蓐宿城上親撫士卒攬淚誓堅守西直以爭存亡於須
臾於是懸賞募得民間壯士二百餘縋城而下斬賊鋒
數十擒數十賊少卻未幾賊合營仰擊益力夫子乘夜
趨至午門將白天子且請益餉爲輔臣阻不得達望闕
叩額號涕而返忽德勝門啓內賊城潰夫子遂投縵爲
左右力持且曰天子存亡未定乃扶入道左三元祠拾
壁閒敗楮作與家人書五紙有友人來見夫子項有縵
痕涕泣不能仰視夫子攜手止之曰學道者亦如是耶

靈寢文集

卷一

二十四明徽書

一約開刊本

予持初念行授命矣道然爲平生談相送出門聞天子
皇后俱殉社稷北面伏地擊額流血奪身掉束帛卒先
是夫子疏上天子每嘉予之幾欲委重焉或尼之不果
向使天子既足以有爲又得一意用賢而以夫子爲之
相天下事勢何至極壞卽不相夫子有如夫子者相使
夫子得如所陳請又何患乎危亡卽不幸三輔不可爲
矣早從寧遠軍協守關門賊何敢少窺又不幸北事大
去南都尙宿重兵有賢司馬統之足長城倚焉知己散
之燕雲不再集胡爲有臣謀深慮遠厄塞使不得自展

以死以至東南半壁亦不能旦夕支耶事固有已至於
是而無或言之不言者之罪也或言之矣上無明天子
天子之過也以天子汲汲求治用人不一格拘於言可
救一時危亂而且下其議矣而終付諸空言嗟乎誰實
使居其位欲行其道不得欲去其位不得力請任外戮
力危疆以自効不得甚之據地擊額謝罪請上印綬束
身司隸不得大冢宰循例兩堆太常亦不得直至環城
皆賊崩解矣然後用其言於氣息已盡之人而投以藥
人誤良劑豈不惜哉夫爲天子外吏奏最久不卽召止

於用賢失之緩其在皇皇攀轅者正有厚幸君子猶不
無所歸責旣召爲內廷臣似乎已用之矣乃居得言之
位而使不得行其言而適成其死君子之切切責也端
有在矣夫子兒時與同學各狀古人故事相戲嬉獨擬
文丞相詈李羅詞氣傾動左右壬戌計偕入邸舍夢一
人仰天歛歔吟文山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浪打
萍之句傍有指之者曰此隱士劉宗周也時夫子絕不
識有劉公觀政時僅見其名於宗伯堂上懸板中題主
事劉某後公爲憲臣夫子始遇於同朝大行熊公垣臣

姜公各以上書劾首輔下詔獄上震電臨朝無敢救夫
子言此不過小臣愛君熱腸忘所顧忌耳陛下欲窮其
意正當使盡言不當使無言上爲稱熱腸者三云誠如
卿言何輕訕大臣夫子顧首輔厲聲曰臣聞家貧思賢
妻國亂思良相日者封疆之事委任失人天下洶洶首
輔顧安所辭責乎上稍解是時劉公以救熊姜語過激
轉觸上怒被繫夫子復言宗周之忠羣臣百姓皆知今
與臣等同救言官獨蒙其咎臣等何顏事陛下乃免冠
叩首謝罪上意猶未釋越日再疏三疏乃放公還里公

讀諸救者書歎曰諸公言屬相援耳若吳公者誠念在
國家眞仁人言哉公旣就道夫子憮然太息曰劉子隱
矣吾殆不免乎未幾果以國難徇劉公當世大賢落落
不輕許與人獨於夫子死作五百五十餘字哭之雷都
失亦絕粒死竟無夫子一字哭公觀乎纓總角卽以忠
義人自擬而忠義人零丁裏句復聆自長安夢中人其
後夢中人放黜去夫子死與後先然則夫子劉公俱文
山再來人世未有文山而不死者文山之死可無言烏
能默默乎死文山者夫子櫛未出都門依荒祠有髯人

包姓者涕泗負器轉側兵刃中請塗裨數受創幾殆不
顧也後賊大焚掠縱太廟火亦投得并死夫子訃至激
里人聚哭於古剝鳴鐘集眾鐘無聲者十有四日夫習
一藝以自食未曾誦先王之道乃不忍忠臣一具骨唯
恐速朽而且相從於下地又頑然塊銅豈有肝膽智識
亦爲忠臣嗚咽不成聲彼從事詩禮面目儼然人而具
有肝膽智識者竟不能容一有心人而卒令不得用甘
心於死何也夫子生於萬曆癸巳二月乙卯卒於崇禎
甲申三月戊申距生年五十有二元配封淑人朱氏丈
夫子三長壯與邑弟子員娶項氏早卒次蕃昌邑弟子
員娶鄭氏再娶蔣氏次益耜邑弟子員娶陳氏女子二
長適鎮我文邑弟子員次未于歸卒男孫四孝貽壯與
出恬怡恢貽蕃昌出敦貽益耜出女孫一壯與出南都
新天子立卹前死難臣贈夫子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
謚忠節予祭葬專祠春秋祀贈王父母父母如其官銘曰
主爲亡國主而宋有死信國主非亡國主而明有死
太常猶之死也太常之在地下其得君也必信國所不
如不猶之不得乎君也而太常無如已在地下其不目

瞑也必不啻如信國

大司馬上蔡邵公墓誌銘

余未束髮卽知有蛟川邵公上書切責宰相暨疏斥淮撫兩事是何不顧有不測禍而斷然爲之後十餘年黨逆事起當事者嗷嗷以中貴私人罪及公使其初無所爲斷然行之不顧但稍稍能自立不與世波君子猶不無疑乎此乃兩事之矯矯如彼闕焉不相類如此之甚烏能不疑夫不以一節棄其大美況乎此一節之猶屬疑焉者余擬作數語存疑以存公恐當世之自謂不疑

藝文集

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者反疑余公私人也屬筆復止止今歲甲午爲公歿之八年冬十有二月窆公於定邑之風鵬公子之文手公行述乞余誌且銘余惟罪及公者樂道公於丙寅之後然何至絕口不道公於丙寅之前余固不能與世爭丙寅後是非非是之若夫丙寅前之是又孰得非焉於是作誌銘誌曰公諱輔忠字廣益號上蔡其先魯之曹人也有彬者應洪武薦辟來宰定遂家焉四傳而錦錦生德爲徐州衛參軍德生鳳來爲龍川錄事鳳來生公公離襁褓卽不與諸伯仲伍諸伯仲亦不昆季公公益

自勵年十八補邑弟子員二十登甲午賢書次年成進士李弇陵發伏釐弊不詘理以情不詘法以勢無愧稱古良吏秩滿爲天子畿內臣山陰相公被言官劾遲迴不卽避公以宰相當恤大體矜廉恥爲天下風柰何徒恃主眷上書極口譴反覆數千言幾不知我小臣也彼君側之一人言一不行罪且隨之以此名振都下淮撫奧援近寺貴戚臣勢傾一時號爲二都莫敢誰何公疏摘其姦辭甚悉因觸驕貴人罷職而淮撫亦自此不得內用踰年公直道不終蹶復起累遷副京兆適遼左失

東事亟需才淮撫舉者覲再用朝論不可淮撫疑公指使也喉刑垣圖傾公公覺先疏揭求去因解組歸丙寅逆璫大不道議者推公風節素著欲借以彈壓中外交章薦辭且再不克歷官大司馬嗣以冊親藩之國出都役竣未及返命告病不予三上疏乃予告及逆璫就戮時論公爲與黨奪公大司馬公遂閉門但工羽士術不問及當世事者十有多載自南北淪沒奉旨仍以大司馬主聯絡恢復事無何東浙繼陷事不可爲公祝髮避跡大雷山不數月病返於家卒時丙戌年十月二十

七日距生癸酉年六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元配夫人曹氏先公四十一年卒繼夫人趙氏先公三十年卒又繼夫人高氏如夫人李氏楊氏李早卒丈夫子九長似伯娶李氏繼馮氏先公七年卒曹出次似續娶黃氏繼王氏似歐娶周氏繼楊氏似雍娶薛氏俱高氏出似亢娶余氏繼郭氏似煥娶裘氏繼劉氏似周娶謝氏似昇聘烏氏似迎未聘女子一適奉川生員何起麟俱楊出男孫九元震伯出元始元祐元承續出元復元晉元鼎歐出元士煥出女孫四二伯出一亢出一煥出曾男孫二重光近光震出或曰公幾不得以大司馬終解之者謂爲淮撫洩憤者借也然例以春秋之義何必曲爲公解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許世子止不嘗藥俱謂之弑君夫惡逆未有過於弑君父書曰弑其君某某而又出於大聖人所筆削定是大惡逆之無復可疑矣烏知有不可概焉者因其所賢而加大惡繫之重責要使人知君臣父子之大義乃至乎此云爾公苟不上書切責宰相不抗疏直斥淮撫其爲庸庸者又何言夫既有此兩事而處身逆璫時天下想望公風節何如者乃

無一言去春秋之聽盾止也無赦辭則於公也應無寬
責且公無丙寅之出則已出則國危與危公之身公不
得自有也狄梁公委身女主卒返僞周王安石新法令
下康節門下士舉欲避位康節以爲此賢者所當盡力
之時近而內瑾肆逆李文正以孤身委蛇其閒事賴以
濟吾縱不惜公當大逆在朝獨無一言能不惜公以桐
封役出都門而竟隨以病告公豈以事不可爲故以一
去告無罪於天下乎雖然如春秋之義何或曰君子之
賢賢也固責之深君子之善善也無微不錄彼上書切
責宰相抗疏淮撫兩事乃人所不敢爲不能爲公不憚
爲之一時所稱爲國家尙有人者此以春秋之義例推之
亦不容遽沒公觀乎當日聞之者咸欲一見丰采以此疏
比眉山辨姦論是當日已歎服公不置而何獨不然公於
今日然則公卽以切責宰相抗疏淮撫兩事存足矣銘曰
前爲名部屬吏後不得爲名大司馬云誰不疑世能奪
大司馬一日榮不能奪部屬吏兩紙字云誰不信風鵬
一具骨疑疑乎信信乎風鵬一抔土埋疑乎埋信乎吁
嗟嗟有其信者可以其疑公諸天下萬世有其疑者可

以其信私諸一人一時

范香國史評題辭

舉已往人已往之是非而非是之當吾說者既隔世而無知又其事過時而不復此言之無用者也然聽者便其言之無與於已而樂道焉久或反有所感而起意而卒以自新若正言其人將未必聽未必不誥諄隨之立說不能於世有所扶助使人受吾言之益不如無說此香國范子史評之所繇作蓋曰吾所言者將無與於今之人乎意不欲舍置此默默聽其無所救止而固爲不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切近之辭庶無或仇吾辭者使夫可以類而思之以通於言之所不及意亦曰吾所言者非徒已往之人耳觀乎夢中有我復有人有不相得而欲殺我者非眞有多人也人無非我耳故未有怨夢中欲殺我者而仇之無已范子蓋不欲自任其是非欲使人逆已往人作夢中人會使人通范子之是非作我之是非會我自是我自非不過借范子口以筆之於紙於范子亦無與自不至仇之無已也故置今人而非已往或曰竇卑聚夢爲人辱索其人七日報之不得乃自死安在無仇范子者

然烏知范子非賓卑聚夢中人索之終不可得則亦無
如范子何矣其所言者固無與今之人也不無與於今
之人而無與於今之人此其所以索之而不可得

長如弟四課次韻題辭

余時坐萬峯頭欲雨未雨巒石花木底俱深雲錯處周
身外若止丈餘地去此無一物見如立大海空天下併
不見有天水益覺曠曠甚可見有目不如無目今吾弟
長如氏眉之下鼻之兩旁已無目獨己胸中口中於人
耳中手腕中穎中墨中楮中次陸敬翁四課韻各三十
卽數紙上活現一世外人與山俱深與郊俱遠與園俱
幽與菴俱寂但猶恐吾弟無目僅眉之下鼻之兩旁更
須我之胸中口中無目直得人耳中手腕中墨中穎中
楮中亦無目乃真瞎子真通身是雲誰謂萬峯頭巒石
花木底錯處者不卽是吾弟百二十韻腳字腳

包惕三詩題辭

人知惕三工詩別工琴烏知惕三琴不必一條蛇蚘紋
黑漆古焦尾只點點紙上墨皆桐音絲響如雷家物聲
從兩池閒欲出而隘裴回不去又不必作霹靂引纒雄

夫毅子魄動髮立其幽情淡句已足令有心人欲笑欲
哭是詩中有琴琴可無絃彈不必指昔醉翁操得廬山
道者譜其聲東坡居士譜其詞乃爲稱絕楊三殆合琴
詩爲一事合廬山道者東坡居士爲一人矣然則何不
可名其詩曰偶彈

題敬可兄手書詩韻

莫謂吾兄敬可氏別我去七八年我固無地無時不見
敬可兄不便地下去也然必如我乃見敬可兄無目人
多尙不見自何絲見敬可兄如我見也不得已求之片
紙點墨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誰謂手腕筆力非鬚
髯眉目猶有不見敬可兄者雖然必以是見掩卷不見
矣開卷亦不見何如我所謂無地無時不見者開卷見
掩卷亦見時丁酉秋日

書于石詩稿後

自維衛佛現啞女身而爲說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是
當時已有一部無字無句詩在耳目筆舌外奈世人莫
有解者只以啞女忽過甚矣世人之盲也徒知有耳目
筆舌不知有末後句於是別開方便現字句身而爲說

法于石詩稿復從耳目筆舌中出然雖不啞谷響泉聲
口在什麼處有字有句究竟如何是字如何是句解讀
者當自恍然誰謂啞女已寂示柳亭吾將從囊雲峯頂
遙向一座寶雲合十曰古佛再來也

書王水功述客問答失先大人茗翁遺像說後

昔有僧問瀉山如何是百丈真瀉下禪牀立又問如何
是和尙真瀉卻坐夫知立坐落處卽知百丈瀉山落處
豈煩虎頭道子從手腕中得又豈等書傳文字從筆墨
中得人盡如是也則人盡真也彼顛顛眉目口頰髭髯

之肖似於尺幅紙固不如德功行事性情嗜好意思語
言之肖似於書傳文字但劫火洞然大千俱壞則書傳
文字烏能獨存雖劫盡更生此書傳文字終不可復得
唯會得一立一坐落處則人人真在不以劫盡更生而
有不然彼焚掠者能灰兩眉目一口鼻顛顛髭頰之吾
父於尺幅紙能灰吾父茗翁兩字名乎卽能灰茗翁兩
字名能灰此不必茗翁而無之非茗翁者乎況此無之
非茗翁者不獨焚掠所不能灰劫火亦不能灰也果孰
得而孰失邇王子與余同參稱聞道敢以道人之言進

書不爲高祖東藩府君乞傳乞誌銘乞入鄉賢祠
一爲縉紳卽有數紙居家居官狀乞名公筆以識不朽
曰傳曰誌銘卽有一片木板書其姓氏名號送入文廟
側春秋受享曰鄉賢夫朝廷三載一考績未見俱陟而
不黜則縉紳之不盡賢也明矣何獨鄉無不肖孔子當
日於求也猶令門人鳴鼓而攻況又不盡如求者乎余
高祖東藩府君仕至屯大夫無傳無誌銘亦不入祠或
以爲爲其後者之缺失也使前人無一字一祠之榮獨
外於諸紳罪矣罪矣由今思之幸不傳不誌不祠當令
六合時六合民德焉去位而尸祝之無已立像於城樓
久之象失火遠道來郵從紙上搗數十年前父母形模
以去歲時朝夕禱祀者迨還階庭觀乎民之不能忘如
是卽此是無字之傳誌卽廟食千里外豈不勝子若孫
私託諸生私請於邑於郡於督學使爲者古錢以銅今
銅化爲鉛古金赤與白今金化爲銅爲錫赤化爲白爲
黑矣甚矣人之好僞而亂真也

跋董太史章吾公與新塘周公札後

且莫謂蘭亭之入昭陵土死不忍釋彼十七帖亦札也

世祕惜甚但重佳字紙耳不佳將讀一過墨蹟尙濡旋
付覆瓿何論日月久遠太史董公札字不工更歷數十
載獨存值茲兵燹中古今名典籍散毀幾盡何獨存此
兩紙又不存於其所與離使公新塘之身後人而存於
非其所與不可謂其人之存之者不知太史也不可謂
其人之知太史而存之僅以其字也觀其札絕無筆墨
氣血腸滿紙猶熱可以知太史矣鄉人以鄉之語爲俗
一尺楮多更易字句之不恆稱與出入古文詞者便號
名手何異對此鄉人說異鄉語如聾人之於吠犬但見
其口動而已以視此札豈不大相逕庭況不忘貧病交
輾轉爲樂川計餬口兩隻緞履一塊草紙往來不廢而
克存乎廉儉果皆太史若庶師弟朋友間古道昭然則
此兩紙所存固多矣古有風字視係許敬宗物或云若
敬宗在正堪斫以飼狗比網者出其匣於江中爲唐氏
得吝不以與人蘇長公亦云匣旣鑄有敬宗姓名蓋不
必蓄也夫工與石俱妙美猶以其人之不肖棄彼字不
工而不棄至遺畱數世後復返諸賢子孫手什襲爲家
藏珍太史之爲太史何如敢告佩公宜時出此兩紙示

後生使曉前之有董太史非猶夫今之人也

木爐說

於囊雲得朽株糜狀似爐然不止兩耳三足又腹穿無底雖似爐不甚似也不甚似曷謂之爐呼虎或以於菟以大蟲呼卮或以胆呼矢或以箭蝌蚪又呼活東布穀又呼鷓鴣是一物固無定名且呼劍以蔥鐵而草矣呼釜斯以春箕蟲而器矣呼蟻蠓以蜚鴻蟲而禽矣呼女蘿以老禿鷲木而禽又呼以宛童木而人矣呼白鷺以碧繼翁禽而人又呼竹籠以夫人呼湯壺以婆子器而人矣是一名更無定物如是則凡滿世界所有種種何不可總謂之木爐烏乎似爐不甚似爐如是則何必向木爐裏熬盡梅檀香氣纔塞卻多多鼻孔但投著莖草忽地一縷無煙篆燒殺天下人

夢說

日周四天下因四天下之遞成遠近出入於寅卯酉戌然光不能使晝之不夜而爲黑唯月不以昭質自顯因日爲光十二時俱有出入以通日光於照所不及然使物眾與相見彼此無遁質不能使目自見唯內空空如

無所有物得入其中以見其形於外亦得立其外以見其形於中唯鑿金質物雖不得入於其中而能處物前使物目中確有一我相對然能使自照不能照無物爲有物照一身爲千百億身照頃刻爲阿僧祇唯夢境從無明來從無明去止此一榻此齣齣一覺天地日月山河人物鳥獸昆蟲草木色色畢具甚至邯鄲一枕孔而色色具淮南一蟻穴而色色具然因夢成照夢斷又窮誰知此天地日月山河人物鳥獸昆蟲草木固無之非夢耶西天東土以至不可說不可說香水世界以至諸

地獄種種夢境也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人阿修羅四聖六道夢中人夢中鬼也一大藏教儒經子語夢中隱語也但究竟醒者爲什麼人正當夢時其人在什麼處

囊雲文集卷二

明薊 周齊曾唯一著

囊雲記

至剡曲曰阮出人家屋角東行數百武望隔水岵山如海波從風起伏一峯逆流奔注西北作盤渦狀摺處分數股中夾一澗下送至溪欲入瓢須從溪溪須筏須舟須梁筏須竹舟須板須篙楫梁須架木須編柴卽負以涉須人肩背腳力或呼不至須待吾有脛豈不便如山深入幾寸骨況除雨漲甚一日半日卽石出深不過踝

囊雲文集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上淺僅沒腓吾不惜吾脛自不懼水懼冷懼沙石齒齒齧吾足板人莫不便於有所須有所須卽聽於物聽於人將盲人跛人不如矣故不舟不筏不梁不人止用吾脛從驚湍濺濺中行數十武卽山腳一徑漸次轉摺上有石如屋如城堞如門闕如人立如臥如偃仰有澗蜿蜒如奔蚪有泉掛低壁雨後如飲虹晴如撒珠有木有草不栽而花或出石頂或出石罅或雜叢綠裏如繡如抹如潑徑盡乃抵瓢瓢所有唯雲與煙香俱遠與楊枝水俱淨與露俱潤涼可代茗濕可供沐供浴爲盥汁

供嘗寫在花底圍香使不漏在暑炎氣頓息勝夫餘松石在月夕時幻蟬螻出沒在雨爲龍爲雷聲光百出然則吾卽奉雲爲大和尚以滿前多多木石作座下大眾以逼側不上數畝地數椽茆當大叢林儘覺寬然有餘雲來不來雲去不去木石常住不常住唯見雲之無非木石木石之無非雲一座囊雲始其住

囊雲案記

溪隈瓢疇園溪孔道一綫互疇中擔者負者提者攜者衣履而徒步者捉襟見肘脚不襪而首無所戴者後踵

囊雲案記 卷二

二 四明叢書 約圖附本

越前踵去而前踵若退者從瓢下視如蟻相呼引類以趨一物夫彼道上人豈盡不奔忙卽不活欲暇不得者乃自甘牛馬以較吾瓢中人或不如也但恐瓢中人尙作瓢外想便如牛馬瓢中人止作瓢中見便牛馬不如曾不如瓢前馬面一塊山長在瓢中不離瓢外長在瓢外不離瓢中疇外一帶低聳不過十丈餘又澗圍之疇又圍澗自囊雲脚下至此而溪而疇而山而澗而疇而巒石凡四五重始數萬仞屏風復從澗削立中高處三四頂別出青冥外明是幾尊殿裏底則此案未始非不

瓦不椽之瓢誰謂一座囊雲不又是此案之案囊雲主人曰入瓢以足望案以目足費幾轉措高下而或日之半或日復半其日至者目一瞬至是足以漸故鈍目以頓故捷然目與足兩不能自至其所至者無頓漸也無頓漸無所爲至無所不至故無謂盲人跛人不全於足目

雲樹記

闕囊雲斬去峯腰叢綠突露楊然心空者三面圍一面可容人入立坐其膚理半如螺黛如大佛頂又如口大

開直視能侗雖高不盈丈抱之須人三手臂知其歷歲久也但不識來自何年兼不識是何名余甚異其狀恐露立之不免樵者薪而終沒沒矣移入屋底經歲多過而不問雪竇石老人來不啻如遠客久忽晤一家人喜不自置以雲樹呼復題云片段孤雲一樹頭何年遺住碧峯幽等閒收入茆蓬底不到人間作雨儔然則數百十年榮落不違時而常住一處者樹也非樹也昔木假山出自蘇家又得蘇老爲之記故岌然三峯名存到今而蘇子當日不竟作木山記多卻中間一字假便話作

兩概名猶到今存向使蘇子而在聞雲樹名讀雲樹詩
落筆作記當更不同其所以存彼岌然三峯者固徒以
其名歟可見石老人詩遠過蘇老記且幸此楊然心空
者之得遇知己也爲岌然三峯之所不如

聽法華記

不道耳聾邀過麗山聽講法華出囊雲十五里水定來
遂以兩聾人看啞子喫苦瓜去舟宿次日抵廟角頭東
南望小小土阜叢篠碧色中一刹竿搖颺多人先後如
蟻集不問知是講法華麗山少頃鐘聲來二三里外誰

謂此鐘不得喚作法師口誰謂此數聲鐘不是全部法
華講誰又謂二三里外著眼人不卽是全部聽遂止廟
角頭宿數日偶從西陽將下時踏過麗山講席雖在不
見座上人併不見座下人止餘一口無聲鐘又誰謂不
卽是全部法華講全部法華聽也然雖如是終不如折
倒架子一齊放下著省明日復引集人如蟻水定不覺
失笑謂余聾子又爾瞎去卽返廟角頭再兩宿還囊雲
時壬辰十一月

記遊姜山語

同水定自廟角頭東北行十里許曠曠平陸中一山聳
立南一凹百千骷髏聚族居北一窟二十餘泥土衣冠
作香火宅據曰姜山或謂薑是樹生必笑以爲不然乃
不疑指山作薑山固草本可種得耶古人云盡大地是
藥焉知止性不辣可切作片搗作汁隨君臣佐使但不
知誰是醫王能用此一味誰是大病人將一撮峯尖一
鍾水煎服又古人云芥子納須彌焉知廚頭一塊薑不
有來龍有結穴有大風水可栖神宅鬼受蔭多人但又
不知誰會點個中真穴誰便能真真死去向辣芽頭裏
埋卻也時壬辰十一月二十有五日

遊烏峯記

一石孤立峯頂絕似女子不知其夫爲誰以夫人呼余
出入囊雲遠道拭目者屢屢過其下亦數四卒未逼視
偶與解大師語及遂偕水定同走烏峯出鳳城十里許
抵嶺頭更上兩盤卽夫人站腳處望之絕不似女子從
別峯瞰亦絕不似余謂解大師人多憑見於目以爲真
憑不見於目爲不真乃遠則似近則不似真固不在見
不真固不在不見是目作不得主將憑石之近者遠又

不似憑石之遠者近又不似遠近非兩石而分兩相是
遠近作不得主將因遠之似以呼夫人爲是豈不又因
近之不似以呼夫人爲非卽是非亦作不得主大師舉
袖掩余口返至城腳一松鼠躑跳女牆頭大師問這個
眾生因甚履險如平水定答渠目前無物余問大師今
日烏峯頂遊人與女牆頭躑跳鼠還有分別也無大師
舉袖掩余目余歸作記遊呈大師亦掩大師目云請師
筆削大師接得卽扯碎云老僧僭筆余亦隨掩師口時
癸巳正月十一日

記過蛟川舟次語

不走此十餘載如別一世界不意地欲盡處亦爾爾獨
海門一帶水生落隨月波濤從風不殊今昨使盡地皆
化爲海猶愈於陸沈吾將與魚蝦爲眷屬不覺悵悵久
之時癸巳四月朔日

石蓮採茗記

茶盡無以佐渴同自牧和尚拉得八足走石蓮峯頂搜
採茗葉時秋多半草木蕩翳細路斷續幾不可下腳斬
刈而上人負一囊入萬綠紛雜中稍隔數武卽不相見

然不隔呼應聲各以聲相顧以耳代目或遠或近不啻
覷面採無多葉日已西下急返步囊雲次早圍坐地上
出葉片片截去兩頭併中間一綫梗炒三四回香已溢
目色且撲鼻候水數沸入瓦注飲之絕無粗澀氣涼滲
肌骨使但以其味誰知是秋露下來非春雨中摘得也
人自生分別舌亦隨之總於此味無涉耳時癸巳秋分
後三日

隱潭詩記

余客歲隨解大師到第一潭不意奇山水不在地上卻

鐘靈文集卷二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地下今與大師重理前遊從蕪雜無路處披斬而下
入三潭每下一摺前此腳底下木石忽向頭頂上出心
目一換大師謂余行當結茆水澤腹與潭俱隱坐起久
之幾忘返步夕陽促人遂出潭中趁足所投覺無不是
潭也卽歸來上雪山頭幾椽環椽幾竹繞竹幾峯峯竹
中恍風雨欲至亦無不是潭且無不是龍也烏知大師
與余兩人今日腳健甚下而上上而復下而復上往來
潭中如織不卽是隱潭幾聯佳句子可不煩一筆一墨
得也到隱潭人多作隱潭詩者亦多但不知誰是和此

韻者誰是讀此詩者時丙申十月初五也

瘡臥記

戒期將過雪竇忽瘡作兩腳不能一寸步晝夜七尺單
中兩目亦不出窗紙外彼多多戒子數日忙碌碌一食
猶著衣持鉢不自在甚何異剜肉作瘡余著來伸手飯
來開口除屙屎放尿略一起便直攬橫眠無事無想殆
卽瘡作肉矣又堂上老和尚亦忙碌碌付衣付鉢說戒
說法滿口嘮叨諸戒子不知說的怎麼聽又是怎麼何
如腿上幾顆瘡旣無別法亦無別說但一味膿滴滴地
自覺淋漓痛快諸瘡中蟲無耳卻解聽無心卻解說當
其信受奉行時痛且入骨癢更入髓余此身便是一座
大叢林有千五百人俱也第恐余薄福人不能多得此
瘡愈依舊腳不離地時丙申臘月八日也

蘭影記

無門無壁何以圍香然以香故置盆蘭於几鐙來送影
如輕描淡抹又按之無墨百態橫浮非卽非離是不手
筆而繪者鐙也鐙遠几則影蘭與盆蘭大小一移鐙漸
近影卽漸大返而漸遠影仍漸小如初是於無大小中

現多多大小者燈也舉鏡照影兼照盆中蘭在燈近几時鏡中一蘭兩相在燈遠几時鏡中兩蘭一相彼鏡與花或遠或近不能使花影現小爲大大復現爲小今使花在鏡中又有花影在鏡中一時而大小互現者燈也似繪不如鏡鏡不如燈矣然燈能照影不能照香不能照有影爲無影於無影中照香不能照無香爲有香於有香中照無影是燈又有所不如也因吹滅燈覺黑漆漆地香氣益撲人鼻若此香中有無數蘭又若此滿前無之非蘭則香不定於蘭不蘭而香且道香是甚麼

初入薦峯紀事

同水定明字自鳳城西行十里許面面攢峯人家俱在蒼黝裏一綫迴流與石屈曲奔注人聲住處水響續之喧寂俱幽迎流而上轉摺數盤兩山逼窄夾一峯昂然露頂左右環抱有窟有畚有椽唯竹有戶唯茆有牆壁唯疊石有語唯鳥有影唯煙雲雜樹獨不見主人然誰爲昂然露頂者又余三人誰便是客遂覓火午炊一老衲負釜來不詢余所自剝筍其煮而食食罷水定明字去獨畱余與老衲摘茶爲課一味新涼恍然十指爪尖

溢次曉濛濛四塞瓢以外僅丈餘地可見幾錯認茶煙
茶氣經夕未散於面面層峯無所不有中忽一無所有
余身余心殆化而爲雲矣經三宿別老衲併別雲未抵
山足尙高出人家屋頂數十丈忽不見雲止見泱泱者
塵也烏知余不又化而爲塵塵與雲與余是一是二回
首還問昂然露頂者亦默而不應時辛卯三月

三上薦峯紀事

於眾峯中獨出一頭地不審何代何人呼爲薦然則不
薦不能到卽到不到也余從石蓮踏上囊雲頂知未是

雲文集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購驢歇腳處辛卯向茲峯驀直闖入雲不我離與我俱
來迷滿峯頭濛濛三宿卽隨雲返峯亦不露主不露案
止大開腳下一綫從濛濛中得個入路令作過後想半
載餘復入坐七朝夕峯乃出隻手痛加鞭逼迸破深雲
片影不留淨裸裸地獨返囊雲連囊撲碎付剝曲一溪
流水去今越歲壬辰再入三七日觸著痒發爪搔不得
踊身騰踏忽爾失足磕瞎頂門血淋淋地盡大地所有
種種又無不是雲於雲現多多薦峯於多多雲現不可
說不可說薦峯於不可說不可說薦峯現多多購驢雲

在非有雲散非無正不妨將一囊雲作石灰布袋印送
大千更何須教撲粉碎還問峯這一頭驢是薦不薦

怪不得山河起舞海水沸騰竹頭木屑皆翻筋斗跳
上三天報道帝釋天王下界有人脫空漫語從世法
門頭現出從世法文字禪裏顯教外傳鼓弄男女殃
禍不少縱得頂門針腦後錐亦到那人分中不得奈
何奈何一夥躡足附耳算及薦山骨董卽救大力魔
君到來足未越閻骨董抖擻精神拽一條黑漆木棍
排闥而入將魔君劈脊一棒碎爲微塵直抵窠窟不
論首從一個個棒得頭碎腦裂逃竄無門眼前一時
靜悄悄地拈棒者亦手輕輕地不覺打個盹兒闖人
異類中去了未審囊雲如何救得若坐視不救全無
巴鼻擬行方便憑杓頭囊雲答云滿眼草荒荒地恰
好拖犁拽耙去余笑云瞎驢隨我來隨我來薦山道
人解齋偶書

囊雲髮冢銘

余去盡髮無如髮終不余去戀戀宜死不死人隔月卽
長寸然爾能長余能去去則拾而裹以片楮積數歲且

盈匣將投諸水惡浮惡沈惡波逐將投諸火惡炎惡熱
惡煙燼將與腐草朽株同委棄又焉知不爲人所誤食
而爲腹中蛇乃筮得坤之四括囊无咎无譽於是執斧
負耜斬木穴土選小石之平直堅確者甃爲冢曰唯埋
之其從之冢則髭數莖鬚數株可無作俑其送之冢
則首則身首則若目若耳若齒舌若鼻口身則若心若
膽若腸若肝肺若手足此十餘者生與髮爲一異乎不
一而相與以深者而俱生不與俱死烏能不情而生無
所爲生死無所爲死又烏乎情唯松有聲可以無哭唯

薤有露可以無淚唯烏石依依可無弔客而今日之身
首且爲髮當松聲當薤露當烏石爰撮土爲奠以告之
曰聞骨能食土氣厚與所分之身爾性不速灰非骨而
存與骨俱余縱不藉爾地下以庇余地上獨無爾雖有
首猶之無目無耳無齒舌鼻口不殊無首雖有身猶之
無手無足無心肝腸肺不殊無身吾願爾他日幸勿化
鼠蠹化兔穎化脈塗化塵後之尾以有用用幸化爲龜
毛化兔角以無用用余身首來泉時或與爾得度盡有
髮鬼化黃泉爲白日告畢而窆窆而銘曰冢止乎髮是

無人也豕既有髮非無物也無人之豕太虛廖廓有物之豕日出日入

採芝小引

造物不忍佳山水終沈埋蕪雜中乃假夫人之窮而不遇者搜洗之兼有文以發其幽光殊韻而山水眞面目始出曉暉之有麟山想煙嵐雲樹已識之混沌初年而前此之人獨不相知也自瑞之單子不得畢其具於世以採芝行遞採芝草出而人乃知有麟山則夫無分於功名豈便爲天之棄人乎正別有以用其人於通人之所不暇及耳烏知不爲麟山故窮一單子耶昔灑溪峯谷互回家家流泉修竹然使元子不窮於逆亂南奔至此誰知灑濱湘水西山多怪險而僻在夷荒苟非困之使無容匿孰肯從走索所不至地開其生面昕夕踵接居夷而忘故土也故柳子之窮甚於元子今麟山去單子家咫尺單子窮不至移家遠避地兼不至貶竄甚但遭喪亂無塊土乾淨較彼奔逃流落爲乾元閒亂離人與爲元和閒僂人始過之而單子能使干戈搶攘不礙憑臨詩酒陶然醒與麟山同適醉與麟山同夢以較元

子之於灤溪柳子之於西山或偕其鄰里聚遊而忘情
或引觴滿酌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
見而猶不欲歸殆又過之然則麟山有單子不獨灤溪
有元子西山有柳子矣爲山靈稱賀

外祖父母無事傳

世於父所自出詳識其始末於母所自出則不問以爲
有其後者識也苟無後服屬復斬無服之屬亦多不存
於有賢人目者與耳者兩失所據將終沒沒乎夫曲說
以著人之美君子之所以導俗也苟以道自勵卽遠在

異域或隔世必舉其某事某事而誌諸況爲吾母所自
出而不肯自夷於鄉黨者忍聽其數世後竟不知前之
有是人歟何以爲其女之子余生晚比稍解記憶人事
然有以告之而後曉被告余以外祖父母者唯余父余
母唯余舅氏或其宗人之同時外祖父母者無如余父
母已棄世止一舅氏客死同宗之親炙而能具道其所
爲者又俱作古人嗟嗟余何從而知之雖有善人其功
德之及人也有非利莫或濟非勢莫或行者矣倘貧而
賤焉所居之地不足以達其心量之所欲然有美不克

施而僅以小善自畢者蓋多也善足與世遠稱之不止身後一時之善稱之及時而止一身之善稱之及身而止故德不與身存亡而名與身隨沒正不得以名之有無爲人之有無矣何疑余外祖父母蓋得其姓氏可矣猶慮於欲求其人而併其姓氏而莫可攻也傳曰外祖父姓徐諱取字良夫號甯山行慈三十四外祖周氏生余母葉氏生余舅或曰無事烏乎傳曰傳事乎傳人乎如以事彼齎多金走數百千里重趼以求人一言者無不以其狀往也作者止憑求者狀且止憑求者金無不以其傳銘誌來也而傳銘誌未必其人之傳銘誌也求者不知爲何人求作者不知爲何人作也事云乎哉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未有位高而無一設施者而至於名之不存孰謂有其事其人遂不朽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彼無籍可按其生平而得與夷齊諸人並以逸民稱此其所以爲逸而夷齊諸人猶有所莫及也孰謂無其事其人遂朽

母舅傳

當毛帥據海外皮島諸要扼吭口余舅氏與慈水戴某

俱以委運官相友善已而舅氏辭委戴以失水腐折多粒膚肉盡於追比舅氏憫其無家子妻孥親故數千里號呼莫援孤身禁處囹圄不克償所逋然法在必繫況非土著益難望以法外稍縱欲不瘳死得乎吾身不能化爲穀粟力可代爲獄中人令戴有兩身必得一出可曲辯亦可曲辦於是舅氏入戴出久之於官卒有抵夫舅氏自辭委歸子子一身衣食不堪朝夕重走天涯欲一舉手一行步如有所縛途自坦而莫前是眞所謂窮人也在他人自顧無須臾暇乃於飢寒困鬱不得事事

時不無事以出人於萬難措手萬無一生之中不可爲而爲之而且有濟如此吾獨異舅氏四十以前能忘窮不爲窮苦四十以後使窮無如我何而反爲我用居無何卽死天津吾知舅氏必怡然無憾也後此十一載癸未余遣人起骸骨以南適津有開河之役所不及槨者丈許稍後時與土俱湮矣乃如有待終獲首邱窮而有道者想造物不棄其人併不棄其骨也舅氏姓徐諱文陸字孝授號啓玄行孝百五生於萬曆丁亥年卒於崇禎癸酉年不娶無後

王父一事傳

記先子言王父巡檢江陰時鄉有盜出入野廟中蹤跡
祕莫之測王父按得狀曰欲除盜唯驅神或曰庸無崇
曰盜憑吾宇爲窟不卽殛是與爲盜也則夫驅之以其
不神也不神烏能崇雖或肆其虐以禍我一人然民食
福焉又何憾乃鞭其像灰其宇併其數圍之木斬之盜
無從匿不捕自遯四鄉頓獲安枕甚矣人畏禍因畏神
土木之質無氣而得奪人膽智以去王父具有深識而
後力足以佐之苟非格於所不得爲斷然爲之不疑官

不止巡檢地不止江陰其功德之及民也當何如夫無
或禍我而爲之禍我而亦爲之舉天下事何不可操縱
唯我雖朝歌渤海不足難矣無如薄祿束人有難越俎
者位卑而欲行其道所施不遠後世無聞誰知余王父
之爲江陰巡檢卽有知者以巡檢而忽之矣江陰人在
今日亦誰知前此之有周巡檢卽有知者以除盜而出
於巡檢忽之矣然爲之子孫者豈得近而猶之塗人遠
而猶之江陰人之忽之因一節之細小推之一國推之
天下一江陰巡檢處之裕如矣而能取以爲法庶王父

不死王父可稱有後故傳之王父諱煬字叔寅號臨湖
生於嘉靖十一年壬辰七月初五亥時卒於萬曆二十
五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戌時

先子玄水府君小傳

先子得不肖晚復什九爲旅人不肖不及朝夕侍左右
稔知生平且窮人也生不足重人盼睐沒又誰爲不肖
具道其所言與其所行卽不肖請焉答於其人之口何
以得先子心記曰知而弗傳不仁也然則弗傳乎竊舉
不肖一二及見者昧昧廢寢食思覺先子之心人固不

得而知而不肖固不得默也天或不逮絕使數世後人
於片楮中得一節而概之知前人所遭如彼其不隕穫
於貧賤也如此於以自勉勉云爾傳曰先子工文不工
遇屢蹶童子試比爲諸生卽錄科不售後督學以前督
學濫於售才舉前案溢額者悉汰去一諸生何足老先
子乃得而旋失先子因薄諸生不爲爲趙端簡甥不以
是瀆端簡使端簡爲先子舅亦不以是瀆秉衡者世固
多身爲巨卿必不肯使女兒有子稱布衣瓜葛而長貧
賤亦唯彼有母之弟爲巨卿必不肯終自厄塞而斬一

諸生乃先子隨縱情麴蘗嘗先日入聚飲後日出未能
席爾我頽然雖耳目習熟者不知爲誰蓋以爲舍此酒
人無可與歌哭無可與怒詈無可與披瀝肝膽拜起跪
立然卒不能月或一日日或一刻不醒醒離此醉鄉區
區生身一塊土終難側足挈奚奴北上烏知窮且隨之
北也居數載以忤族新貴人囑當事驅出都門使長安
許大地不能容一落魄子幾窘死帝城依趙表叔匍匐
南旋家計日就貧落窮愁困屈中疇昔知交不謝自絕
無錢佐酒覓一刻暑醉鄉不可得乃鬻產束裝遠出借

足目未歷未識者爲緣於人有來則往有呼則應有談
諧則相笑語不問相識不相識於山水趁跡所至趁意
所適不問何名何勝每每往而窮窮而返而復往而復
窮不知有所謂不遇而不可於中不復出門去迨產盡
費竭併無錢束裝始坐臥四壁竈上煙常隔日舉所餘
唯經史子目飽而已知先子飢餓者僅紙上古人與先
子相依倚無閒稱貧交終者僅紙上古人貧甚而病枕
書而逝送先子死亦僅紙上古人嗟乎窮於前而逃於
酒窮於後而逃於旅潦倒跋涉中若幾無以自持者矣

而終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見忘義而偷者無貴賤疾之如讎是豈漫然無主於中者哉柰何無往不窮甚之死於窮使不肖伶仃一子以餬口出門去不及親湯藥永訣別止婦代子事斂送就木世俗見先子以窮死遂嗷嗷爲食貧人口實夫較當世之銖錙子母擁厚貲者先子誠不彼若然亦烏知先子之所以不彼若耶歐冠子曰賢良爲笑愚者爲國貧苦無聊何損先子先子尙怡然不問世俗人乃相與嗷嗷爲耶今幸天窮下泉人以其身不於其後一諸生不克終而厄於先子卒以

一第濫售於不肖彼食貧人且又藉先子嗷嗷此擁厚資與勢力而以涼德自處者是先子不特爲食貧人解嘲也知先子在今日必幸幸於前此之窮益怡然自樂且幸前此之加我以不堪而隱忍不輕於從仇或使沒世後有知者以爲不榮通不醜窮不以窮自卑而尊人怨人而德己先讎而薄族曰始終一窮而人不窮目瞑矣先子諱臺字伯靈別號玄水生於嘉靖辛酉十二月三十日子時卒於天啓丙寅二月十一日丑時享年六

附立之叔氏題先子傳小序

讀玄水公傳悲憤在目而感慨係之殆於以身之矣然獨怪貧而沒沒迄有子成進士出公傳述以概生平始見公於數十年後向使公無子卽有子而不必盡如公之子安能於一楮一墨閒見公於今日耶柳陰菊徑頽然自放世莫不以爲美談乃竟以其貧而少之而疇昔交游其飲而醉醉而復飲或移日或月或歲而不知其冉冉去者不盡如途之不相識甚至席勢者倨澳而跽藉之病矣公之貧也今追公之爾

東臯文集

卷一

王四明叢書

一

視爾翼與蒼蒼之響答亦略相當嗚呼何見公晚也雖然使公當日先雞而起後燭而嘆瑣瑣於米鹽醯醬閒多田宅以厚遺子孫將東西困而且十餘轉耳公亦一他人儕也彼穀胡戩而有後川胡次而取津令數十年後爲鼓吻者口珍耶然則世所謂不貧者公所不須矣不貧不足以見公也豫章木七年而知其爲梓彼高上尺垂下尺抑所下至舉所上至也挽覽斯篇能無喟息

東臯叔祖傳

余祖之行有東臯翁者文穆公同父也當時自鄉黨族
屬外逾數十里即不知有貴介弟曰東臯文穆公之
知亦舊識在仕籍者雖莅東而不得一見以故亦忘有
貴介弟曰東臯是豈獨循繩尺蹈仁義者之所致抑別
有潛德不藏於所異藏於所不甚異人忽之竊以爲傳
此足矣傳曰翁諱應雋字章甫號東臯與兄文穆同時
爲諸生試每冠多士年後文穆者三而文不後及文穆
售翁不售兼病目遂棄諸生夫以翁之具使弗棄烏知
終不售如曰目棄之也又烏知目終弗瘳乎一嘗而輒

棄諸生非以目也余知即不售翁將棄之矣有同父貴
已無愧於顯揚喪之爲得哀之爲益翁蓋知之深焉而
翁又以我雖棄諸生跡可不入城市越鄉國無如或以
兄故求請我我不得不爲人故求諸人作勢厚中市人
是不如弗棄諸生也是於靡朝夕歲月從事奔使人非
奔不得進與我促膝一室久之所晤言所飲食寢處所
笑嘻怒詈者唯奔舍几上一杯更翻敲數百子無復他
事事庶幾無復是有求於我者矣翁益酣於弈益不知
目之矇矇然爲瞽人矣觀乎善弈者按譜而索之每將

下一子籌先十子百子而後脫一子於手不則終不舉
第二子甚之退而揣摩終日夜不得一當不止是故日
不過一二局或不終局翁頃刻數局日且數十局已勝
人勝己負人負或恆勝而一負或恆負而一勝纔更局
忘之矣若絕不留意此中者翁僅弈人也歟哉夫使天
欲與而不得與使人欲市而不知所以市翁何如人烏
得謂棄諸生非古逃樂讓國者比弈又無關節義文章
若夫平生爲人所稱道者固不少然未足稱道翁也且
有符陽翁從兄狀故略之

論曰昔蘇長公書東臯子傳後謂天下之不能飲無在
余下者然喜人飲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
爲也余謂翁之弈同於長公之酒特長公借人醉以供
己適而翁借弈人以遠市人似過之矣又東臯爲美醢
三升戀戀一待詔而翁棄諸生老於弈彼戀戀者非戀
官戀酒也故長公友其人於千載翁棄諸生非止棄諸
生棄勢厚而與人交相市也使長公在今日定當與翁
爲弈友不必見醉人始酣適也且烏知今之弈人非卽
酒中再來人故兩字號不期而同則夫翁固早與長公

友於數百年前矣又何必今日始爲奔友反使人以不得見長公爲翁惜耶

黔思南二千石德林叔氏後傳

當天塹失險東淝繼陷余父行有德林氏悲號溪畔泣盡自溺從者援之祝髮灌頂山寺不克溺諸水乃溺於酒令奴子擔釀從偈側峻險高入雲際苦寺無飲中人呼樵者樵醉去則呼雲雲醉不起則枕雲而臥當事嚴搜廢紳曰有匿跡按以法終不以黔二千石故易吾醉鄉濡足城市已而家居日飲一軒曰枝隱自醉以外無

一事所問者種秫幾何瓊頭春熟未所較者某能飲某不能某飲不醉某醉能復飲所悵悵者某暇苦無量飲某善飲苦不得暇有樽乏客飲者不來使人促之不得親促之又不得之於其家則索於其所往索之終不可得別索能飲者又不可得索不能飲者強之飲而後已座無三五輩則頭踰怨痛不止五載糟牀下一旦嘔血數升而逝與石子岡邊酒禿同作醉鬼夫世不少僧人酒人亦不少僧酒合爲一人然無故而僧君子惡其不俗無故而酒君子惡其不醒人且忘其有惡於君子也

而爲之至或有大故反不爲之矣烏知君子又將移其惡也僧而僧仍惡其俗無酒而醉仍惡其醒今德林叔氏何如者

無髮居士曰古有嗜飲者願死葬陶家側身化爲土幸爲酒器人未入口而吾腹先滿以此爲獲我心叔氏死於飲心嘔爲血當與王琳楛紹一腔熱汁合埋釀人側悉化爲水幸淘爲醞以澆天下無義氣男子使無懷一心不爾恐終莫獲其心也

世臣叔小傳

人自初學語便能開口通問答獨於文字多所指詔猶

蘧雲文集卷一

三四明徵譜

約園刊本

未必通曉曲達故世多能言人少能文人吾宗世臣叔氏六齡失怙依母董孺人存活至成人絕跡不出戶外客來足踳躅似不能前揖或命之坐始坐問則答不問雖終日無一言若人情款曲竟茫然一愚人耳至讀古人書了然於心胸諸手了然於筆墨能言所欲言且能言人所不能言壬午督學至拔爲諸生在泮僅二載甲申當國易姓開雉令下舉世忘其無髮而衣冠之裂毀矣相與走名如鶩叔氏以爲今日之學宮何如者有孔子而有諸生則諸生果誰氏之徒與吾奚忍以孔子

門牆下人誦其詩讀其書而大背其教猶然號於人曰
諸生諸生乃搥胸大慟復據几痛擊几爲之穿遂棄諸
生不入城郭唯閉門纂經史子語庶幾不諸生而猶有
此以明聖人之道使不卽墜地烏知纔成帙置諸篋盜
疑爲珍物負而去乃歎曰何造物厄人甚也併絕筆兀
處一榻默默終日似叔氏不特愚於不諸生更愚於不
文字也迨易姓後催科慘切隸下人亦目顧無人雖眼
耳眉鼻悉化爲舌猶或當之不堪叔氏旣訕訥與愚人
無二隸下人凌窘詬辱幾無以自容欲閉門不得欲不
閉門不得年四十有四憤憤而卒諱元良字克生世臣
其別號也

無髮居士曰言語無人不能叔氏若無口文字未必盡
人能叔氏獨有舌諸生未必盡人棄叔氏如敝屣視略
不介然於中凡叔氏之異而不猶之人者皆其取諸古
人若券者也古人往矣而到今不死豈不以有叔氏在
然則無謂叔氏訕訥無口卽一棄諸生有盡世人言莫
能與之爭者雖然不語其聲如雷其如世人之有耳而
聾何

四叔傳

雖鷹有時化鳩橘有時化枳至指鳩以爲鷹指枳以爲橘人必曰不類是故大智與下愚未有不分爲兩人者以爲出於一人亦必曰不類烏知不盡如所云余族叔輩有行四者樸鄙而狀蠢蠢然癡甚蓬首垢面如笑如哭雖情慾之事所不教而知不教而能者茫然也但解爲宗人力作自活每將曙卽披衣起詢無水爨者先爲之汲日出後始就傭日入乃息肩而又自佃田數畝從星月下耘耔所竟夕駒駒睡者鮮矣日而執作反若夢

續文彙卷二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器脫手輒不記其處甚且執之在手而忘之若似乎天下之至愚者至族之多人無論少長親疏其生年月日時叩之能一一爲其人告又叩以每月朔之支干某某四時分至氣候之支干某某日食某朔月食某望遠在數百年前者答之不謬秒忽在數十年後者答之不謬秒忽而復不煩索之心而後出之口夫目不識一字有曆不知讀且除昏黑無多眠臥耳此外頭目手足所一刻不向塵盆中漬蹈者鮮也卽知讀無從得暇蓋雖有深於曆者指示之未必如其教而況無所授受而通

曉若此何也溪水西流一行之算得之異人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差率以圍進退損益之數未有懵懵然一無耳無目人而能奪天下耳目之所不及若靈臺卽在舌端無俟推測者以爲愚則智以爲智實愚程生馬馬生人此物而爲彼物是殆不可測也因傳之

楚英邱先生傳略

世之所謂賢於人者不知果何如也獨是不事顯名厚利又有材而不自見退然若無有焉不卽以爲賢夫求之在人者我勿冀在我可不求而無與於吾之固然者併有所勿爲兩無役役於人已之閒也不以爲賢於人則其所謂賢於人者可知矣一人賢之眾相與是之從聲氣所聚紛紛藉藉事多起而莫知所抵故天下亦莫知其所終嗟乎彼所不以爲賢者固不如是也吾以其不如是而傳之傳曰楚英邱先生者邑諸生也才足成名進士博通貴乃通貴之不必皆先生才也而先生僅爲邑諸生一諸生烏足爲先生有於是人所踴躍走如鶩雖後此之日無幾何矣初心不死死者先生不以

壯年難做屣棄口小園池坐身花氣中時與竹木影往
來水際孑然一我不見不足此外不問也卽筆墨吾素
平亦不事先生蓋于于徐徐無心人也卒之日目若不
瞑西北之無天呼家人問吾鄉大司馬某能出力死事
否彼列在縉紳而或事外或事內隨風靡靡徒存氣息
矣先生草莽人死且卽刻尙不釋然於此無心人歟雖
然非無心將有奪之去者先生年八十有七諱鳳霄字
純素楚英其別號云

論曰爵顯之驅人使人忘其身乃抱世具而能不求爲
通人爲通人必異矣文字之中人使人忘其心乃負慧
力而能不用爲文人爲文人必異矣苟舉世如先生不
事事若無是人者黃農至今存也何興亡之迭代而天
下之大區區以忠義著且歎忠義之不多得耶

明處士董非能先生傳

先生先余生止兩年迄於今先余死已十九年矣此十
九年中先生固未嘗死而余死久矣烏能傳先生已而
思卽先生之死而不死見余不死之爲死人且使不死
如余者俱有以知不如先生死也烏可以不傳先生傳

曰先生爲人和而介其行其止如流因地而又確不可拔爲文頃刻千數百言氣浩浩一往莫禦年十二卽見器於有司三十四始受知黎左巖先生爲諸生何獨晚夫左巖先生爲當世文章第一流非有如其人之文烏能遇知於其人則先生文可知非有知其文之人烏能遇其人不失其文則先生之所以不卽爲諸生又可知比爲諸生之次年三十五受食餼於劉乾所先生又八年爲諸生如故殆乾所先生卽前此之左巖而所值闔中人舉皆不如兩督學使耳則先生之所以卽食餼

所以不得卽脫諸生又可知今無有來如兩督學者而窮而不偶卽不盡知如兩督學者後此來則當其一日得時而出又何疑見於辭者不卽施於事乎不意遭國異變先生躋地呼天出生平著述并入股業悉付一燼曰亡天下者此也偕及門與其子教以忠孝大節義令各習騎射圖雪國恥奈不如所懷憤憤悒悒聲淚俱盡有恨不至死不已者是世旣無地容先生而先生亦能不自吝必不肯辜其所學乃爾使盡如先生又何至亡天下先生諱文相字士彥非能其別號卒年四十有四

將終呼其子囑曰他日題我墓明處士故又以明處士號先生

無髮居士曰世皆文自文人自人讀其詞旨無之不是古人而處身居心無之不是今人無怪一旦值大故邊問是何世是何時相與安之不復有所不堪於中心矣先生自古今上下自經史子以至百家言無一字非古人之詔教也如其言而行之始如其人而言之而人亦得如其言而信之矣昔韓昌黎云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其道兼欲通其

詞通其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其卽先生之謂乎江山無恙家國宴然當此之時有文足重天地崩裂置身無所當此之時有死足重其不同乎今人也目擊者或過而不問豈無同乎後人而古人者也耳聞者反思慕焉

莊母傳

百千人中偶一二人無目疑瞽者少一二無目中百千有目者不如也若瞽者多或有目之卽爲全人也相與安之以無目之卽爲不全人也相與棄之是安其所不如無目者而棄其賢於有目者也是亦瞽人也在

丈夫子且爾爾乃婦女子獨確然有所見於中而違眾以行吾是夫豈猶是閩中人因傳莊母母諱慧媯爲王門陳君女甫五齡許字心湖莊君之子某越歲莊子喪明久之莊不欲以瞽子誤人女議罷陳盟母聞之欲如議不可欲不如議恐於彼兩尊人之所以愛其子者慰矣如此而兩尊人之所以愛乎吾者無以慰何也況彼兩尊人亦推其愛子者以愛吾寧失愛於其子是亦不甚慰乎其不如議也於是不食者多日冀回此兩尊人之愛吾女者以愛人子併回彼兩尊人不必舍其愛於子以成吾父母之愛於女旣而意各稍稍解父母迫之一言母知可以言矣乃曰夫旣盟之吾身莊氏之身也若更之是以莊氏之身轉而從之無乃二之乎且盟者可以瞽廢誰復以瞽來盟莊子殆終身無婦也天奪莊子目不奪吾目使吾得見莊子幸矣莊子不遂無目也卒如母言歸於莊入夫子門以己口代夫子目令夫子得以耳視卽以己身代夫子耳以己身手足代夫人心令夫子不特可無目兼可無耳無心家業衰落不出十指爪勞借針縷是撐所贍一家人外復損己以周他人

之不舉火者凡夫子所欲然所不能然而惻惻於中者
可安坐一室而先意而得舉三子俱母歛懇誨不煩夫
子督令瞽父之子不徒有其兩目而各有成立誰謂莊
子仍瞽人誰謂莊母仍瞽人婦而人且慕悅乎母之克
相其夫子也能爲婦豈有瞽夫不瞽者更何如因各自
愛敬其夫子不至有目如無目不至有目不如無目然
則存一無目人以存多多有目人母誠非閨中人也母
生於萬曆辛卯卒於戊子今爲地下人五祀矣或曰母
所不苟同於庸女子者非一事蓋又嘗爲父爲舅爲姑
三割股莫不以此爲難能者然所尤難者苦心極慮爲
瞽夫存兩目棄其臂以事其親世之所難在母正以爲
不煩委曲得而易易者也貧貴石富賤玉區以別矣
無髮居士曰耘耔工作目不識一丁皆曰此有目瞽然
亦有孝弟敦樸而無愧於古之人者矣奈何多讀古人
書及心計所設足跡所履與古人大戾夫於音聲點畫
義類之無不解而無一字以爲吾身吾心此真不識眞
有目瞽世反以其爲一時聲勢中熱豔人而樂就焉甚
有恨不爲其妻妾者至於無目瞽止於無目耳烏知非

古之人而無如其無聲勢之足豔熱人莫不惡而思有以遠之嗟乎卽人目之有無爲我去取不解所以爲目者非以目以莊母觀之得無赧赧近有仲言唐子五歲廢目因工於詩文人皆知有唐子今莊子八歲廢目因有母爲之婦人皆知有莊子一闈中人無字無句能與詩文爭存一無目子然則識字豈在目併豈在男子

聞母葉夫人小傳

自易姓後人盡易心其口所讀誦猶是大聖賢書而足目所奔趨流矚而攘攘就者自違其口父兄習以爲然

葉氏集卷一

三國朝報書
續刊本

而安之以教其子弟子弟亦以是報其父兄而已求諸古人所爲言脫於口而行輒隨之惘然不識所謂矣乃有有心女子於仁義消亡之日獨發而爲匡世之語如天迺開子之母葉夫人者居恆以讀好書說好話做好人行好事四語爲訓於人而且能實踐諸躬故雖道與時違略不以貧窶動心嘗謂其子曰汝曹恪承世德當使書種不絕若夫成名則自有數候慎無波投濁流以博且暮之虛榮是以天迺與同父兩人縱窮甚日與賤貧伍夫人固羨之甘終身蓬華而絕無怨尤者是二子

之克爲人子由夫人之克爲人母也夫趨榮走利舉世
黷心慕悅無之不溺情於是矣一女子獨退然孤處若
不屑屑於中豈猶是閨中人乎迨丈夫子而聞道者也
昔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夫仁之道大矣而不出此四勿千載而下誰能
親切行之而無歉誠讀好書說好話做好人行好事尙
何勿合於禮則此四語與孔門四勿殆車轍合也雖夫
人克爲人婦爲人娣爲人母其淑德懿行足爲閨中所
稱道者固多然無如此四語之可以挽頽俗而砥世波
也故略彼而傳此而世或以女子之言忽之噫夫人非
女子也諱定慧字止瓢卒年六十有五

囊雲文集補遺

明鄭 周齊曾唯一著

始可與言序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夫彼事此事不一也偶觸於中通類而一之何

囊雲文集補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便許其可與言詩言詩固若是其易乎然當時門弟子多矣何獨二子是許又若不易言者詩也四十餘年來似喉閒有物咽不能下欲吐又不得今春取向所摘詩歸再四讀有題與詩是者有全不是者有一截是一截不是者有只一句是者有只一字是者初以不同於諸作錄摘本中或僅會得其粗迹未盡領作者意卽會得亦錯況不會徒以其不同於諸作而錄之耶至此知古人無苟作其使人讀之不卽領者正法之甚微而出之甚深也蓋題在題中故詩不離題題不在題則題中無

詩詩在題外又雖題在題中而從其題前一段故詩不
至題置其本位從其題後一段故詩不自題置其由來
又不從題前題後而題正面實寓傍情故詩卽就題正
正面總之詩不盡於有字句處亦不盡於無字句處變
而莫測不可執一端而盡其多端也由是觀之孔子之
以言詩許二子許其不爲一端所泥而能達其變而莫
測者以隨我所會而無往不合也如是凡天地間之所
有將無一不可作詩解而詩亦無一不可作天地間之
所有解矣孔子烏能不許二子我四十餘年來睽開物

始一旦吐卻不意三百篇後古詩人已不可見卽我數
日注兩目凝神靜氣想古詩人忽立我前詔教我且不
特目前有古詩人我身我心無不是古詩人我手亦無
不是古詩人以與凡上一筆一墨相接作是以每一詩
卽有數語評註要卽古人自評註自詩我無與也然只
可錄以藏之枕中不可令今之號爲詩家者見壬寅五
五前一日無髮居士題於囊雲靜室

又序

不事耳目之所可到獨取淵微靈迴按之非無執之不

有者以爲作詩之旨卽以爲選詩之則古詩人不一而
所選之詩如出一手詩歸不是古人詩直是鍾譚詩也
又不是鍾譚詩直是隨人隨處詩也夫不必前此已有
我直達其性靈於紙上使紙紙生動以居作者之位至
時遙代曠相隔數千百年矣我出而從茫然未有一定
中悉收其生動者於故紙上使不概沈於爲今人之所
剛棄亦不概沈於同今人之所存畱以自爲一類誰謂
只於選之也而前詩人之所作非卽我之所作前此之
詩人非卽是我一人特從有知其卽我一人而舉其詩

而一之今我出而一之以選然則詩歸者選詩之第一
則正作詩之第一旨也吾何以於其所選刪之又刪而
只錄其十之一二蓋舉世各自有所以爲然不然我之
所然使我之所然幾滅沒無從索得一旦索之而忽然
相遇則其取之也途必不敢過窄其去之也路必不敢
過寬惟慮索之而或不得也開先者固多未能大暢其
中懷則夫十之七八在鍾譚當日不能悉去者以爲如
是亦庶乎其可也在吾今日不能復取者以爲如是猶
有所未盡可也老聃不云乎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

之用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始可與言古語序

選詩何及語語出自古又不概以古存擇詳而存少其
不猶之古也豈惟不同今之眾多人所偶然脫於口實
不同古之眾多人所偶然脫於口而且不同古之一二
人所偶然脫於口涉歷深故識微於入能與理道側會
而冥通不必合之爲是究竟不便背之爲非無有理道
無無理道故無縛無正反順逆縱橫顛倒無之不是則
語不止於語語中有詩詩原莫妙於不以詩爲詩卽是
口頭語第不得如今眾多人之口頭又不得如古眾多
人之口頭而如古一二人之口頭詩至此亦無之不是
矣至矣盡矣

始可與言古諺序

古之有道人曠懷渺識不隨眾以居心而又不隱心以
獨善故時發而爲語足扶世教所不及兼助詩懷所不
及若諺不過里巷田野村俗子口頭語其人非有聰明
問學能爲異於人於以有故而言之思爲世則法也然
人或不以具出於村俗子過而不問悉心而會之於以

析幾達務而有餘多不至終於冥行者何故彼於人情世故入耳入目者久通明於中心不能自遏不覺吐之如是天下無別理道卽人情世故是於此了了言之自旁見側出無之不得卽村俗子不甚遠於古之有道人又豈大遠古之能詩人蓋異口而一舌

始可與言詩序序

詩與序若相與以爲因緣不孤起亦不孤止然詩不皆有序者其意旨悉著於詩無庸序也人知之至意旨悉著於序亦無庸詩也人或未之知蓋序有隱不盡藏吐

續書文集補遺

五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不盡露者當畱其餘以爲詩地故序與詩不得偏廢若序已處於其盡進之更無路退之更無途是序無餘也詩無地矣無地之詩是爲重出不能別爲一機語不經序所道過有以深其所以爲序使人讀詩如讀未竟之序是不如無詩故詩與序不必兩存後之人無從見當時之詩之若何也庶幾思之思之何故有序無詩或其神靈變幻無復可以有加於序或其神靈變幻無復可以有過於詩則無詩之序奇無詩之詩更奇

始可與言樂府古詞序

有詞何無名氏想古之人無意於自見其長使當時因所作之遠過於人而重乎其爲我以至後此之重之而我猶得與存乎千百世之下也蓋原無名之一字於心以爲心礙不過胸中有所欲達不能自己而乃爲情爲聲要之如心而發如心而止是故無不得乎情聲之正而可肉可絲可竹今之人不先自審所作之如何如何一一註其名氏於下抑獨何歟若古人不欲人知其爲某人作今人唯恐人不知其爲某人作不欲人知者若我之所作爲天地閒之本有偶借我筆舌出之非我所作也唯恐不知者若我之所作爲天地閒從未嘗有不得我筆舌無以出之是作之自我也作之自我則詞各一人以爲多人之詞則選卽盡人不爲多非我作則詞雖多如出一人以爲一人之詞則選卽八首不爲少

始可與言古詩序

古詩不知凡幾古詩之選者不知凡幾不得古詩歸將無厭其太繁至於古詩歸只存無名氏詩十首有名氏詩一十八首又將無嫌其太約然孔子之蔽三百篇也只一句思無邪則夫蔽古詩歸兼蔽詩歸外之古詩何

錢謙益集補遺

六十四明鼓書
約閱刊本

不可以二十八首蓋爲數雖約於法甚備彼爲靈爲迴
爲幻爲奇爲淡爲遠爲深爲微爲有句有字而不礙於
實爲無字無句而不落於空無不該廣於二十八首中
常於羣峯四圍寂無人時以心視以目讀卽二十八首
而凡入詩歸所選之古詩之古人恍恍如晤卽不入選
而在詩歸外之古詩之古人亦恍恍如晤且卽在詩歸
外之不是詩俱可作詩會不是詩人俱可作詩人會者
亦無不恍恍如晤總之鍾譚於古詩原刪如未嘗刪而
謂予之於古詩歸有所刪而二十八首只作二十八首
觀

藥學文集

補遺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始可與言唐詩序

昔子思子作中庸說盡許多道理及乎訖煞只是無聲
無臭一句子則何處更有道理可說何處更有三十三
章并何處更有一個作中庸底子思乃知子思之深於
言詩也卽中庸卽詩也以作中庸者作詩始神靈變幻
不可思議何也無聲無臭也詩至唐無以加矣然當時
之詩人未能俱離聲臭以爲活計故其爲鍾譚之所不
錄而在詩歸外者多於其在詩歸中者然詩歸中之詩

人離聲臭而猶有未盡者存故雖爲鍾譚之所錄而在詩歸中者今仍去之加在詩歸外者如此乎刪之又刪而後神靈變幻不可思議者浮動心目閒使人就題覓詩不得就詩覓題不得就詩覓詩就題覓題亦不得則雖一百三十多首何曾有一字雖六十多人何曾有一人詩歸與鍾譚尙不可得況取詩歸而刪之之人而謂有詩歸刪

壽汝翼二叔六旬序

秋將半風雨不作天日晴朗苗莠紛披偶步池畔族少

藝文彙編

八四明叢書

約局刊本

長咸語我曰族屬其初一二人也既親且邇俚言可以當祝今族三百年來子姓實繁汝翼翁六秩非詞莫展祈子一言余謝不能既而辭之不克於是略舉叔氏生平叔氏自弱冠爲博士弟子員以文穆公恩通籍銀臺三遷入比部乃決久稽之疑獄豁敬案之株連卻過情之請託慎加等之律條有寧攫聖怒無敢稍戾臣職雖被譴遐服不顧也眾舉手加額曰此所謂執法不阿古咎繇也敢爲若伯若叔若兄若弟姪進一觴比至西粵仍曠然自得不少介於胸舉山川之勝與古人遺跡一

覽而收之杖履閒何期今日復見子韶子厚堯叟成大
諸公眾復舉手加額曰此所謂履險如平處危若坦者
也敢爲若伯若叔若兄若弟姪再進一觴逮辛巳赦還
原服後遂徜徉於罌脰之濱侶漁樵而課耕讀時飲酒
而不困每賦詩以自娛日誦金剛內典不輟曾不知老
之將至眾復舉手加額曰此之謂居易俟命而樂天者
敢爲若伯若叔若兄若弟姪再進一觴夫自筮仕以至
歸老順則勤且恪以矢之逆則悠然自得以安之故在
朝重於朝在野重於野至於流覽之富嘯歌之餘莫不

藝文集補遺

九

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聲出金石竊謂華封之三多不如穆叔之三立也余更
作詩而歌之曰得歡一口勝三春口老還逢歲月新故
沼蓮花開欲爛閒庭秋色淨於勻年來雖已重翻曆眼
底猶欣舊見人塵世茫茫煙霧裏今看風起四山真

徵仕郎光祿寺署丞崇祀鄉賢從叔紫雲先生暨

配全孺人墓誌銘

紫雲先生余族父行也以觀察公貴爲公子乃不自以
公子貴退然若與眾無異家居寡言笑常兀坐一室對
人亦絕不輕口余緇人語言道斷又不文烏能爲先生

作數言不朽然強爲濡墨作誌銘先生生於江右分宜
署中年十五爲明州郡庠士辛丑娶全孺人少宗伯伯
典公長女也越三載生嗣昇時觀察公備兵武昌罹楚
宗劫皇擯事傳聞被難先生抱昇泣曰幸則有怙不幸
則周氏孤耳惟孺人爲怙孺人亦曰君往矣使與翁俱
無恙妾猶得爲婦不然則亦君家嫠矣哽咽不能復語
先生卽微服別就道數朝夕水聲灘響中每涕泣而醒
至楚一見觀察公疑夢然不在灘際復疑夢而醒牽衣
跪泣曰兒何幸今日得見大人願無復輕嘗仕路也悲

錢家集補遺

十四明發官

約題刊本

喜交勝觀察公遂決意東旋恣情泉石輒勅松風斷戶
外并家人事皆孺人悉秉所成又上奉徐太恭人有年
不第能以婦奉姑而且能以婦之婦奉姑之姑觀察公
於是結香洛社娛花月之夕卽極歡而散孺人猶婉詢
再四必不使翁意少嗛先生因得一意下帷有問義社
遠對樓藝刻行世辛酉應試南雍適觀察公乍膺危疾
至烈勿能瘳孺人曰需吾婦何當代子從倥偬中傾囊
製服極爲華皖凡附身附棺之具靡弗周至曰吾以供
子職何敢少不恪遺孝子終天恨旣先生聞訃辭踊以

歸以勿克含斂就木爲不子泣對孺人曰使吾卽爲賢書中人如何爲膝下子今旣不售復不及片言永訣別離雖有婦代子如子言不盡於婦何痛欲絕及見所畱在笥遺裾幙幅差慰怛於是投淚完喪葬事桑土莊居手輯石倉副墨若霞外塵談廣廣文選玉几山房星軺玉笈諸集見書中字跡許許如見觀察公也有巡檢周瑚扶觀察公出難者招其妻子就食山莊至老稱爲兄弟若其他衛難諸人如把總林茂等姓名特書座右朝夕尸祝以示子孫見其人其名如見觀察公也有庶

靈臺文集

補遺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女弟撫之及笄其于歸奩具踰於己女以不薄女弟者瞑翁地下也於兩庶母贈之極渥孺人待如姑妯之間以如翁在堂上者見翁地下也先生屢躡場屋旣濡久當赴曹拜官孺人曰休矣世路嶽崎柰何爲枳棘之棲吾且先作椎髻入霸陵山耳先生於是終閉石戶癸未孺人疾作至垂絕時猶張目相視以母全恭人格於功令不得卽歸窀穸囑先生營乃事我死則厝姑墓之旁生前不置之思或補萬一是又以人婦而不忘爲人女也嗣後先生會觀察公督學所鑑知契題授今職劬

強就官署中出內必謹豐約咸宜歷一載卽辭歸里仿
佛西園曰社諸老載畫舫葺撫松閣偕高中丞象先謝
太僕塞翁沈太常越頂陳侍御平若沈太史顯申葛太
史全果陸中翰中條董中翰兩函家侍御自昭逍遙十
洲三島閒閒則蒔名花傍山石手一編不輟興至則彈
琴弈棋觴詠自娛著有撫松閣遺草遭歲荒必捐廩賑
飢施棺掩骼助婚贍喪種種惠澤在人先是兩學屢爲
賓筵堅辭不就癸卯宣瓊俞公署郡學事勅諸名彥曰
賓筵鉅典求其品行特隆者莫公若必密詳郡邑俾勿
獲辭乃可當事允其請登堂三肅先生於是辭勿獲然
終非先生志也乙巳秋日減飲食猶必正衣冠危坐若
無疾者臥牀簀數日卽捐館先生道義自負嘻噏不形
龐眉皓齒體貌莊嚴左右不置媵侍雖家人喧雜置度
外不問卽驕將悍卒蹂躪庭宇靡不斂容莫敢侵其室
內昔觀察公從東粵歸欲卜居城中先生定居月湖之
西主人憑陵傲慢先生接禮愈恭而爭者傲者與歡笑
而去婦翁全小宗伯時官京邸亦命先生卜築於斯寄
稟封識如故彼主人睢盱無二先生待之坦白亦無二

於是左口右口至今以姻屬而作比鄰相與依倚皆先生之和易所及云先生享年八十有三生萬曆癸未正月二十八日丑時卒康熙乙巳八月初七日辰時全孺人享年六十有三生萬曆壬午三月十五日戌時卒崇禎癸未十一月初三日酉時合葬橫山之原家世鄞西巽脰湖始祖諱得延特勅旌義得延生數和數和傳瑋瑋傳諾以五經補博士弟子員諾傳觀觀傳郡庠生贈憲副公國華國華傳觀察公應治萬曆卯辰聯捷成進士配李恭人生先生諱元孚字字尹號初缶初號紫雲

鑿叢書

補遺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山人丁未夏學正李公如桂以郡邑諸公請允祀鄉賢祠子五長嗣昇邑增廣生娶贈小司寇侍御林公祖述子貢生岳隆女繼娶贈錦衣李公先登子太學生逢女次嗣憲郡庠生娶沈文恭公孫石阡守延賞女次嗣臬邑庠生娶太常寺卿徐公應奎子庠生陽泰女次嗣晟郡庠生娶少司馬董公光弘子太學生應延女繼娶宜陽尹陳公太彥子允宏女又繼娶太僕包公大魁曾孫士節女女四長嗣蕙適中翰陸公寶子太學生箴次嗣荃適秦州守朱公泰曾孫都閩鎬次嗣芳適侍御張公

曷曾孫繩勳次嗣英適孝廉萬公泰子庠生斯年孫男
十三從嗣昇出者振鐸娶侍御李公循義曾孫庠生文
繩女振蛟娶大宗伯汪公鏜曾孫庠生樞女振鵬娶徽
州守鄔公元會孫庠生爾恪女振鳳娶庠生劉祖堯子
家葵女振騏娶光祿范公大澹孫庠生延禧女從嗣憲
出者振龍娶兗州守朱公泰曾孫庠生嶸女振駮娶松
滋令費公應宿子庠生緯禎女振鸞振鯤俱未聘從嗣
景出者振麟娶庠生林時隆女振鶴娶學博柴公本曾
孫鴻道女從嗣晟出者振豹娶學憲副孫公裕孫光鄰

藝文集補遺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女振朝未聘銘曰

不遠西疇睥睨孤城龍來土穴哲人委形寂寂淵默有
雷其聲如夢而覺若木朝榮如醉而醒山泉遠鳴儒之
木鐸釋之金繩勒茲幽石光昭令名

明殉節江都令雪松從姪傳

乙酉維揚之潰我同年兄雪松公爲江都死前一月已
有改邑之命則公非江都令可以去去而可以不死而
公卒死於難迄於今已二十有一載天下無有稱道其
死者是不知其死於江都而非江都令也其一段爲國

爲民不忍見其玷於危亡而不救濟以去不忍見濟之不克而以我事外臣作飄然遠遁其心爲何如者忍聽其沒沒等諸凡死者乎因傳之傳曰公諱志畏字抑威別號雪松生於萬曆丙辰彌月前夢神告以月之望生十七日生而果望因名望六歲就塾師病不加課督而誦習不肯少息比學八股業擲管立就以氣節自任書龍性本難馴於座右癸酉受知黎博菴先生肆郡學丙子吳巒樾先生分校詩闈得公卷歎爲英絕以策語傷時置乙榜是科副卷例得補餼慨然不以爲念刻意下

臺文集

補遺

十五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惟不輟寒暑丁丑娶袁孺人時太夫人臥病十餘年讀書臥側朝夕不離不以有孺人改其初戊寅秋遭母喪己卯初夏父亦繼喪哀毀骨立自傷不能盡人子之道大書蓼莪篇以自責壬午服闋登鄉薦癸未成進士會甲申國變謁選甯都得江都令是時諸鎮跋扈高傑爲最揚民苦之公甫下車周恤民隱不畏強圉高銜之欲借兵法加之罪不茹不吐高亦莫敢誰何經堂史公惜其才不欲處諸強藩中使絀於所用疏上遂有改邑命當是時揚州雖被兵尙無恙也使闈命卽去位又何負

於江都乃公惻惻不忍去謂吾爲其父母而臨難而去是視吾民非吾子也卽不江都父母可以去而去是忘民之前日爲吾子而吾曾爲彼父母也乃與史公其期堅守卒至城破被羣兵擁至福緣庵不屈摧而刃諸隍中數日無有知者一僕見而識爲主屍於是知公爲江都死子斯臧八歲隨姑氏潛遁出城聞父亡日夜號泣病殤於揚之尼舍兄子斯戩嗣

論曰今世之居民上者幾難哉不知我旣受命一方則得與之生失與之死去就不得自我乃一旦有事不顧責無可諉

襄陽文集補遺

十六四明雜書

約園刊本

棄城而圖存者比比矣今雪松之於江都早有改邑之命是江都非公有也則子然一身去之惟我可以咎無罪於人乃置之惟我只求可以對天地爲亡國存一日之心而寧飲恨而亡卒使八歲弱齡哭死尼舍而併無身後人以自續想當其時值萬難一生萬難一存而慨然之死靡他卽有勸之少有移而乃不肯者誠哉龍性難馴也古之忠臣惟睢陽巡遠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外無待而死守人相食且盡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戰而不降公雖無其

忠勇而力盡被縛不驚不怖歎然就刃原其心豈有異
同惜干戈搶攘中無有聞其一言見其一事至於死而
無知得僕而始識乃歸骨故土行道人有見而知者曰
此不江都令而死於江都者也忠臣哉誰謂江都非公
有也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